

讀
史
兵
略

讀史兵略卷二十一

益陽胡林翼纂

通鑑

梁紀 武帝天監元年 齊和帝東歸以蕭憺爲都督荆湘等六州諸軍事荊州刺史荊州軍旅之後公私空乏憺厲精爲治廣屯田省力役存問兵死之家供其乏困自以少年居重任謂佐吏曰政之不減士君子所宜共惜吾今開懷卿其無隱於是人人得盡意民有訟者皆立前待符敕決於俄頃曹無留事荆人大悅

齊東昏侯嬖臣孫文明等雖經赦令猶不自安五月乙亥夜帥其徒數百人因運荻炬束仗入南北掖門作亂燒神虎門總章觀入衛尉府殺衛尉洸陽侯張宏策前軍司馬呂僧珍直殿內

以宿衛兵拒之不能卻上戎服御前殿曰賊夜來是其眾少曉則走矣命擊五鼓領軍將軍王茂驍騎將軍張惠紹聞難引兵赴救盜乃散走討捕悉誅之

按南北掖門宮城南北門雲龍門臺城西門也

二年冬十月魏任城王澄命統軍党法宗傅豎眼太原王神念等分兵寇東關大峴淮陵九山高祖珍將三千騎爲遊軍澄以大軍繼其後魏人拔關要潁川大峴三城白塔牽城清溪皆潰先是南梁太守馮道根戍阜陵初到修城隍遠斥候如敵將至眾頗笑之道根曰怯防勇戰此之謂也

胡氏曰其周防若怯而臨戰則勇

城

未畢法宗等眾二萬奄至城下眾皆失色道根命大開門緩服

登城選精銳二百人出與魏兵戰破之魏人見其意思閑暇戰

又不利遂引去道根將百騎擊祖珍破之魏諸軍糧運絕引退

以道根爲豫州刺史

按東關在集縣大峴山在合肥縣淮陵僞縣在鳳陽府九山灣淮水津要也在盱眙

縣關要城在東關顧川僑縣在霍山縣大岷城在合肥縣東白塔牽城清溪三成皆在淮上阜陵在全椒縣梁豫州時治晉熙今安慶府五年始治合肥也

三年 魏人圍義陽城中兵不滿五千人食纔支半歲魏軍攻

之晝夜不息刺史蔡道恭隨方抗禦皆應手摧卻相持百餘日

前後斬獲不可勝計

明氏曰魏自去年十月圍義陽蔡道恭卒於今年五月自此以上謂道恭疾未甚之前

魏軍憚之將退會道恭疾篤乃呼從弟驍騎將軍靈恩兄子

尚書郎僧勰及諸將佐謂曰吾受國厚恩不能攘滅寇賊今所

苦轉篤勢不支久汝等當以死固節無令吾沒有遺恨眾皆流

涕道恭卒靈恩攝行州事代之城守秋七月魏人聞蔡道恭卒

攻義陽益急短兵日接曹景宗頓鑿峴不進但耀兵遊獵而已

上復遣甯朔將軍馬仙琕救義陽仙琕轉戰而前兵勢甚銳元

英結壘於上雅山分命諸將伏於四山示之以弱仙琕乘勝直

抵長圍掩英營英僞北以誘之至平地縱兵擊之統軍傅永援
甲執梁單騎先入唯軍主蔡三虎副之突陳橫過梁兵射永洞
其左股永拔箭復入仙琕大敗一子戰死仙琕退走英謂永曰
公傷矣且還營永曰昔漢高捫足不欲人知下官雖微國家一
將奈何使賊有傷將之名遂與諸軍追之盡夜而返時年七十
餘矣軍中莫不壯之仙琕復帥萬餘人進擊英英又破之殺將
軍陳秀之仙琕知義陽危急盡銳決戰一日三交皆大敗而返
胡氏曰馬仙琕力戰使曹景宗以靈恩勢窮八月乙酉降於魏
大軍繼之魏必敗退義陽全矣三關戍將聞之亦棄城走英使司馬陸希道爲露板嫌其不精
命傅永改之永不增文彩直爲之陳列軍事處置形要而已英
深賞之曰觀此經算雖有金城湯池不能守矣胡氏曰史言英
傅永能爲之陳列按鑿嶠疑在合肥大小嶠山開上雅山卽土
雅山在信陽州今日大木山三關卽黃嶠武陽平靖在信陽州

南湖北應山縣北春秋之大隧直較冥阨也

衛尉鄭紹叔忠於事上外所聞知纖豪無隱每爲上言事善則推功於上不善則引咎歸已上以是親之詔於南義陽置司州移鎮關南以紹叔爲刺史紹叔立城隍繕器械廣田積穀招集流散百姓安之魏置郢州於義陽以司馬悅爲刺史上遣馬仙琕築竹敦麻陽二城於三關南司馬悅遣兵攻竹敦拔之按竹

信陽州麻陽在麻城縣北

九月柔然侵魏之沃野及懷朔鎮詔車騎大將軍源懷出行北邊指授方略隨須徵發皆以便宜從事懷至雲中柔然遁去懷以爲用夏制夷莫如城郭還至恒代按視諸鎮左右要害之地可以築城置戍之處欲東西爲九城及儲糧積仗之宜犬牙相救之勢凡五十八條表上之曰今定鼎成周去北遙遠代表諸

國頗或外叛仍遭旱飢戎馬甲兵十分闕八謂宜準舊鎮東西相望令形勢相接築城置戍分兵要害勸農積粟警急之日隨便翦討彼遊騎之寇終不敢攻城亦不敢越城南出如此北方無憂矣魏主從之

按沃野鎮在河套北懷朔鎮在歸化城

四年魏王足圍涪城蜀人震恐益州城戍降魏者什二三民自上名籍者五萬餘戶邢巒表於魏主請乘勝進取蜀以爲建康成都相去萬里陸行旣絕

胡氏曰自襄陽西行遵陸可以至蜀梁州旣入於魏則陸路斷矣

惟資水路水軍西上非周年不達益州外無軍援一可圖也頃經劉季連反鄧元起攻圍資儲空竭吏民無復固守之志二可圖也蕭淵藻裴履少年未洽治務宿昔名將多見囚戮今之所任皆左右少年三可圖也蜀之所恃唯在劍閣今旣克南安已奪其險據彼竟內三分已一自南安向涪方軌無礙前軍累敗

後眾喪魄四可圖也淵藻是蕭衍骨肉至親必無死理若克涪城淵藻安肯城中坐而受困必將望風逃去若其出關庸蜀士卒驚怯弓矢寡弱五可圖也臣內省文吏不習軍旅賴將士竭力頻有薄捷既克重阻民心懷服瞻望涪益旦夕可圖正以兵少糧匱未宜前出今若不取後圖便難况益州殷實戶口十萬比壽春義陽其利三倍朝廷若欲進取時不可失若欲保境甯民則臣居此無事乞歸侍養巒又表稱昔鄧艾鍾會帥十八萬眾傾中國資儲僅能平蜀所以然者關實力也况臣才非古人何宜以二萬之眾而希平蜀所以敢者正以據得要險士民慕義此往則易彼來則難任力而行理有可克今王足已逼涪城脫得涪則益州乃成擒之物但得之有早晚耳且梓潼已附民戶數萬朝廷豈可不守又劍閣天險得而棄之良可惜矣臣誠

知戰伐危事未易可爲自軍度劍閣以來鬢髮中白日夜戰懼
何可爲心所以勉強者既得此地而自退不守恐負陛下之爵
祿故也且臣之意算正欲先取涪城以漸而進若得涪城則中
分益州之地斷水陸之衝胡氏曰魏已得劍閣進取成都涪當其衝梁兵由內水而上救成都涪亦當其衝彼外無援軍孤城自守何能復持久哉臣今欲使軍軍相
次聲勢連接先爲萬全之計然後圖功得之則大利不得則自
全又巴西南鄭相距千四百里去州迢遞恒多擾動昔在南之
日以其統綰勢難曾立巴州鎮靜夷獠梁州藉利因而表罷彼
土民望嚴蒲何楊非惟一族雖率居山谷而豪右甚多文學風
流亦爲不少但以去州既遠不獲仕進至於州綱無由厠迹是
以鬱快多生異圖比道遷建義之始嚴元思自號巴州刺史克
城以來仍使行事巴西廣袤千里戶餘四萬若於彼立州鎮攝

華豫則大帖民情從墊江已還不勞征伐自爲國有

胡氏曰李雄譙縱取

蜀東不能過墊江以苻秦兵力之盛取梁益如反掌墊江以東苻秦不能取也

也我朝自紹定失蜀彭大雅遂城渝爲制以西而己蓋地利足恃

而支持西蜀且四十年渝古墊江之地也

魏主不從先是魏主

以王足行益州刺史更以梁州軍司泰山羊祖爲益州刺史王

足聞之不悅輒引兵還遂不能定蜀繼在梁州接豪右以禮撫

小民以惠州人悅之

按劍閣在劍州北南安卽劍州也其西南梓潼又西南則縣州卽涪也去成都益近

矣

五年 二月乙丑徐州刺史昌義之與魏平南將軍陳伯之戰

於梁城義之敗績臨川王宏使記室吳興耶遲爲書遺伯之曰

尋君去就之際非有他故直以不能內審諸已外受流言沈迷

猖獗以至於此主上屈法申恩吞舟是漏將軍松柏不翦親戚

安居高臺未傾愛妾尙在而將軍魚游於沸鼎之中鷺巢於飛

幕之上不亦惑乎想早勵良圖自求多福庚寅伯之自壽陽梁城擁眾八千來降魏人殺其子虎牙詔復以伯之爲西豫州刺史未之任復以爲通直散騎常侍

胡氏曰不使之出當邊鎮恐其復叛也

久之卒

於家

按梁城晉所僞立梁郡也在鳳陽縣西南

五月辛未太子右衛率張惠紹等侵魏徐州拔宿預執城主馬成龍乙亥北徐州刺史昌義之拔梁城豫州刺史韋叡遣長史王超等攻小峴未拔叡行圍柵魏出數百人陳於門外叡欲擊之諸將皆曰向者輕來未有戰備徐還授甲乃可進耳叡曰不然魏城中二千餘人足以固守今無故出人於外必其驍勇者也苟能挫之其城自拔眾猶遲疑叡指其節曰朝廷授此非以爲飾韋叡法不可犯也遂進擊之士皆殊死戰魏兵敗走因急攻之中宿而拔遂至合肥先是右軍司馬胡景略等攻合肥久

未下，敝按山川，夜帥眾堰肥水，頃之堰成，水通舟艦，繼至。魏築東西小城，夾合肥。敝先攻二城，魏將楊靈允帥眾五萬奄至。眾懼，不敵。請奏益兵。敝笑曰：「賊至城下方求益兵，將何所及？且吾求益兵，彼亦益兵，兵貴用奇，豈在眾也？」遂擊靈允，破之。敝使軍主王懷靜築城於岸，以守堰。魏攻拔之，城中千餘人皆沒。魏人乘勝至堤下，兵勢甚盛。諸將欲退還灤湖，或欲保三义。敝怒曰：「甯有此耶？」命取繳扇塵幢樹之堤下，示無動志。魏人來鑿堤，敝親與之爭。魏兵卻因築壘於堤，以自固。敝起鬪艦，高與合肥城等，四面臨之。城中人皆哭。守將杜元倫登城督戰，中弩死。辛巳，城潰，俘斬萬餘級，獲牛羊以萬數。敝體素羸，未嘗跨馬，每戰常乘板輿，督厲將士，勇氣無敵。晝接賓旅，夜半起算軍書，張燈達曙，撫循其眾，常如不及。故投募之士爭歸之所，至頓舍館宇，藩

牆皆應準繩諸軍進至東陵有詔班師去魏城既近諸將恐其
追躡殷悉遣輜重居前身乘小輿殿後魏人服殷威名望之不
敢逼全軍而還於是遷豫州治合肥按宿預卽宿遷縣魏之南
之北徐州也梁南徐州治今鎮江故北曰北徐州梁此後豫州
治合肥縣肥水在城西卽施水也下流入巢湖在合肥西南三
又今日三河鎮東

陵縣在商城縣

臨川王宏以帝弟將兵器械精新軍容甚盛北人以爲百數十
年所未之有軍次洛口前軍克梁城諸將欲乘勝深入宏性懦
怯部分乖方魏詔邢繻引兵渡淮與中山王英合攻梁城宏聞
之懼召諸將議旋師呂僧珍曰知難而退不亦善乎宏曰我亦
以爲然柳惔曰自我大眾所臨何城不服何謂難乎裴邃曰是
行也固敵是求何難之遊馬仙琕曰王安得亡國之言天子掃
境內以屬王有前死一尺無卻生一寸昌義之怒須髮盡磔曰

呂僧珍可斬也豈有百萬之師出未逢敵望風遽退何面目得見聖主乎朱僧勇胡辛生拔劍而退曰欲退自退下官當前向取死議者罷出僧珍謝諸將曰殿下昨來風動意不在軍深恐大致沮喪故欲全師而返耳宏不敢遽違羣議停軍不前魏人知其不武遺以巾幘且歌之曰不畏蕭娘與呂姥但畏合肥有韋虎虎謂韋淑也僧珍嘆曰使始興吳平爲帥而佐之豈有爲敵人所侮如是乎欲遣裴遠分軍取壽陽大眾停洛口宏固執不聽令軍中曰人馬有前行者斬於是將士人懷憤怒張惠紹號令嚴明所至獨克軍於下邳下邳人多欲降者惠紹諭之曰我若得城諸卿皆是國人若不能克徒使諸卿失鄉里非朝廷弔民之意也今且安堵復業勿妄自辛苦降人咸悅乙丑夜洛口暴風雨軍中驚臨川王宏與數騎逃去將士求宏不得皆散

歸棄甲投戈填滿水陸捐棄病者及羸老死者近五萬人宏乘小船濟江夜至白石壘叩城門求入臨汝侯淵猷登城謂曰百萬之師一朝鳥散國之存亡未可知也恐姦人乘閒爲變城不可夜開宏無以對乃絕食饋之時義之軍梁城間洛口敗與惠紹皆引兵退

按洛口在鳳陽縣西南梁城之東梁城又在八公山東此見梁武之遠才用人不待老之將至毫已

及之矣

冬十月魏中山王英進圍鍾離魏主詔邢巒引兵會之巒上表以爲南軍雖野戰非敵而城守有餘今盡銳攻鍾離得之則所利無幾不得則虧損甚大且介在淮外借使束手歸順猶恐無糧難守况殺士卒以攻之乎又征南士卒從戎二時疲弊死傷不問可知雖有乘勝之資懼無可用之力若臣愚見謂宜修復舊戍撫循諸州以俟後舉巒又表以爲今中山進軍鍾離實所

未解若爲得失之計不顧萬全直襲廣陵出其不備或未可知若正欲以八十日糧取鍾離城者臣未之前聞也彼堅城自守不與人戰城塹水深非可填塞空坐至春士卒自弊若遣臣赴彼從何致糧夏來之兵不齎冬服脫遇冰雪何方取濟臣甯苟怯懦不進之責不受敗損空行之罪鍾離天險朝貴所具若有內應則所不知如其無也必無克狀乃召繕還更命鎮東將軍蕭寶寅與英同圍鍾離

六年春正月魏中山王英與平東將軍楊大眼等眾數十萬攻鍾離鍾離城北阻淮水魏人於邵陽洲兩岸爲橋樹柵數百步跨淮通道英據南岸攻城大眼據北岸立城以通糧運城中眾纔三千人昌義之督帥將士隨方抗禦魏人以車載土填塹使其眾負土隨之嚴騎蹙其後人有未及回者因以土逆之俄

而塹滿衝車所撞城土輒頽義之用泥補之衝車雖入而不能壞魏人晝夜苦攻分番相代墜而復升莫有退者一日戰數十合前後殺傷萬計魏人死者與城平二月魏主召英使還英表稱臣志殄逋寇而月初以來霖雨不止若三月晴霽城必可克願少賜寬假魏主復詔曰彼土蒸濕無宜久淹勢雖必取乃將軍之深計兵久力殆亦朝廷之所憂也英猶表稱必克魏主遣步兵校尉范紹詣英議攻取形勢紹見鍾離城堅勸英引還英不從

胡氏曰元英違眾議志在必克鍾離持義陽之勝而驕也兵法曰常務之家難與慮敵又曰兵驕者敗其謂是與

上命豫州刺史韋叡將兵救鍾離受曹景宗節度叡自合肥取直道由陰陵大澤行值澗谷輒飛橋以濟師人畏魏兵盛多勸叡緩行叡曰鍾離今鑿穴而處負戶而汲車馳卒奔猶恐其後而况緩乎魏人已墮吾腹中卿曹勿憂也旬日至邵陽上豫勅

曹景宗曰韋叡卿之鄉望

胡氏曰曹景宗新野人韋叡以京兆著姓居襄陽既同州鄉而韋爲望族

宜善敬之景宗見叡禮甚謹上問之曰二將和師必濟矣景宗

與叡進頓郿陽洲叡於景宗營前二十里夜掘長塹樹鹿角截

洲爲城去魏城百餘步南梁太守馮道根能走馬步地計馬足

以賦功比曉而營立胡氏曰杜佑通典曰凡築城下濶與高倍

濶一丈二尺五寸高下濶狹以此爲準料功上濶下加濶得三

丈七尺五寸半之得一丈八尺七寸五分以高五丈乘之一尺

之城積數得九十三丈七尺五寸每一功口築土一百步計功約

四十七人一步五尺之城計役二百三十五人一百步計役二

萬三千五百人率一里則十里可知其出土負簣並計之大功

之內城濠面濶二丈深一丈底濶一丈以面濶加底積數太半

之得數一丈五尺以深一丈乘之濠濠一尺得數一十五丈每

一人計功日出三丈計功五人一步五尺計功二十五人十步

計功二百五十人一里計功七萬魏中山王英大驚以杖擊地

曰是何神也景宗等器甲精新軍容甚盛魏人望之奪氣景宗

慮城中危懼募軍士言文達等潛行水底齎勅入城城中始知

有外援勇氣百倍楊大眼勇冠軍中將萬餘騎來戰所向皆靡
廋結車爲陳大眼聚騎圍之廋以彊弩二千一時俱發洞甲穿
中殺傷甚眾矢貫大眼右臂大眼退走明旦英自帥眾來戰廋
乘素木輿執白角如意以麾軍一日數合英乃退魏師復夜來
攻城飛矢雨集廋子黯請下城以避箭廋不許軍中驚廋於城
上厲聲呵之乃定胡氏曰此確關也兩軍營壘相通旦暮接戰
比年襄陽之守使諸將連營而前如韋廋之略城猶可全不至誤國矣牧人過淮北伐芻藁者皆
爲大眼所略景宗募勇敢士千餘人於大眼城南數里築壘大
眼來攻景宗擊卻之壘成使別將趙草守之有抄掠者皆爲草
所獲是後始得縱芻牧上命景宗等豫裝高艦使與魏橋等爲
火攻之計令景宗與廋各攻一橋廋攻其南景宗攻其北胡氏
於邵陽洲兩岸立橋南橋以接元英之兵北橋以接楊大眼之兵三月淮水暴漲六七尺廋使

馮道根與廬江太守裴遠秦郡太守李文釗等乘鬪艦競發擊魏洲上軍盡殪別以小船載草灌之以膏從而焚其橋風怒火盛烟塵晦冥敢死之士拔柵斫橋水又漂疾倏忽之間橋柵俱盡道根等皆身自搏戰軍人奮勇呼聲動天地無不一當百魏軍大潰英見橋絕脫身棄城走大眼亦燒營去諸壘相次土崩悉棄其器甲爭投水死者十餘萬斬首亦如之獻遣報義之義之悲喜不暇答語但叫曰更生更生諸軍逐北至藏水上英單騎入梁城緣淮百餘里尸相枕藉生擒五萬人收其資糧器械山積牛馬驢騾不可勝計景宗與羣帥爭先告捷獻獨居後世尤以此賢之胡氏曰史言韋詔增景宗獻爵邑義之等受賞各有差按陰陵大澤在定遠縣西藏水注以爲渙水是也在靈璧五河二縣之北

七年冬十月魏縣瓠軍主白早生殺豫州刺史司馬悅自號

平北將軍求救於司州馬仙琕時荊州刺史安成王秀爲都督
仙琕籤求應赴參佐咸謂宜待臺報秀曰彼待我以自存援之
宜速待勅雖舊非應急也卽遣兵赴之上亦詔仙琕救早生仙
琕進頓楚王城遣副將齊荀兒以兵二千助守懸瓠魏以尙書
邢巒行豫州事將兵擊早生魏主問之曰卿言早生走也守也
何時可平對曰早生非有深謀大智正以司馬悅暴虐乘眾怒
而作亂民迫於凶威不得已而從之縱使梁兵入城水路不通
糧運不繼亦成禽耳早生得梁之援溺於利欲必守而不走若
臨以王師士民必翻然歸順不出今年當傳首京師魏主悅命
巒先發使中山王英繼之巒帥騎八百倍道兼行五日至鮑口
丙子早生遣其大將胡孝智將兵七千離城二百里逆戰巒奮
擊大破之乘勝長驅至懸瓠早生出城逆戰又破之因渡汝水

圍其城詔加巒都督南討諸軍事十一月魏主聞巒屢捷命中
山王英趣義陽英以眾少累表請兵弗許英至懸瓠輒與巒共
攻之十二月己未苟兒等開門出降斬早生及其黨數十人英
乃引兵前趨義陽甯朔將軍張道凝先屯楚王城癸亥棄城走
英追擊斬之魏義陽太守辛祥與婁悅共守義陽將軍胡武城
陶平虜攻之祥夜出襲其營擒平虜斬武城由是州境獲全

王城在新蔡縣鮑口汝水津也在新蔡甯府北

楚按

八年春正月魏中山王英至義陽將取三關先策之曰三關
相須如左右手若克一關兩關不待攻而破攻難不如攻易宜
先攻東關

胡氏曰東關即武陽關

又恐其并力於東乃使長史李華帥五

統向西關

胡氏曰五統五統軍之眾西關即平靖關也

以分其兵勢自督諸軍向東

關先是馬仙琕使雲騎將軍馬廣屯長薄軍主胡文超屯松峴

丙申英至長薄戊戌長薄潰馬廣遁入武陽英進圍之上遣冠

軍將軍彭義生驃騎將軍徐元季將兵援武陽英故縱之使入

城促兵攻之六日而拔虜三將及士卒七千餘人進攻廣峴胡氏

日廣峴蓋太子左衛率李元履棄城走又攻西關馬仙琕亦棄

城走上使南郡太守韋叡將兵救仙琕叡至安陸增築城二丈

餘更開大塹起高樓眾頗譏其示怯叡曰不然爲將當有怯時

不可專勇中山王英急追仙琕將復邵陽之恥聞叡至乃退上

亦有詔罷兵胡氏曰東關卽武陽關西關卽平靖關然則九里關爲中關也長薄卽長陵關松峴卽松子關廣峴

卽黃土關皆在三關東南今羅田麻城二縣北

十年三月琅邪民王萬壽殺東莞琅邪二郡太守劉晰據胸

山召魏軍魏徐州刺史盧和遣郟城戍副張天惠琅邪戍主傅

文驥相繼赴胸山青冀二州刺史張稷遣兵拒之不勝夏四月

文驥等據胸山詔振遠將軍馬仙琕擊之魏又遣將軍蕭寶寅
趙遐將兵據胸山受盧昶節度五月仙琕圍胸山糧糧頓六里
以督饋運上數發兵助之昶本儒生不習軍旅冬十一月胸山
城中糧樵俱竭文驥以城降十二月庚辰昶引兵先遁諸軍相
繼皆潰會大雪軍士凍死及墮手足者三分之二仙琕追擊大
破之二百里間僵尸相屬魏兵免者什一二收其糧畜器械不
可勝數昶單騎而走棄其節傳儀衛俱盡至鄴城借遐節即以
爲軍威魏主命黃門侍郎甄琛馳駟鎖昶窮其敗狀唯寶寅全
軍而歸昶之在胸山也御史中尉游肇言於魏主曰胸山蕞爾
僻在海濱卑溼難居於我非急於賊爲利爲利故必致死以爭
非急故不得已而戰以不得已之眾擊必死之師恐稽延歲月
所費甚大假令得胸山徒致交爭終難全守所謂無用之田也

聞賊屢以宿豫求易朐山若必如此持此無用之地復彼舊有之疆兵役時解其利爲大魏主將從之會昶敗遷驛侍中仙琕爲將能與士卒同勞逸所衣不過布帛所居無幃幕衾屏飲食與廝養最下者同其在邊境常單身潛入敵境伺知壁壘村落險要處所攻戰多捷士卒亦樂爲之用

按東海琅邪二郡劉宋僑置青州所領卽今海州朐山在州南四里鄆城縣今屬沂州府梁青冀二州治海州東郁洲山史載蕭宏盧昶皆見時主用違其才馬仙琕周知壁壘村落險要則

關帥之要也

十二年夏五月壽陽久雨大水入城廬舍皆沒魏揚州刺史

李崇勒兵泊於城上水增未已乃乘船附於女牆城不沒者二

板將佐勸崇棄壽陽保北山

胡氏曰壽陽北山卽八公山也

崇曰吾忝守藩岳

德薄致災淮南萬里繫於吾身一旦動足百姓瓦解揚州之地

恐非國物吾豈愛一身取愧王璋

胡氏曰漢王尊爲東郡太守河水盛溢泛埽孤子金堤老

弱奔走尊止宿堤上吏民爭叩頭救止不肯去及水盛堤壞吏民皆奔走唯一主簿泣在尊旁立不動而水波稍卻回還吏民咸壯尊之勇節但憐此士民無辜同死可結符隨高人親自脫吾必與此城俱沒幸諸君勿言揚州治中裴絢帥城南民數千家汎舟南走避水高原謂崇還北因自稱豫州刺史與別駕鄭祖起等送任子來請降馬仙琕遣兵赴之崇聞絢叛未測虛實遣國侍郎韓方興單舸召之絢聞崇在悵然驚恨報曰比因大水願徂爲眾所推今大計已爾勢不可追恐民非公民吏非公吏願公早行無犯將士崇遣從弟甯朔將軍神等將水軍討之絢戰敗神追拔其營絢走爲村民所執還至尉升湖曰吾何面見李公乎乃投水死崇上表以水災求解州任魏主不許崇沈深寬厚有方略得士眾心在壽春十年常養壯士數千人寇來無不摧破鄰敵謂之臥虎上屢設反閒以疑之而魏主素知其忠爲

委信不疑

按尉升湖在壽州北

十三年

魏降人王足陳計求堰淮水以灌壽陽上以爲然使

水工陳承伯材官將軍祖暉視地形咸謂淮內沙土漂輕不堅

實功不可就上弗聽發徐揚民率二十戶取五丁以築之假太

子右衛率康絢都督淮上諸軍事并護堰作於鍾離役人及戰

士合二十萬南起浮山北抵嶢石依岸築土合脊於中流

按浮山嶢石皆在泗州盱眙縣

西史言用弗詢之謀

十五年

先是左遊擊將軍趙祖悅襲魏西硤石據之以逼壽

陽更築外城徙緣淮之民以實城內將軍田道龍等散攻諸戍

魏揚州刺史李崇分遣諸將拒之魏遣將軍崔亮攻西硤石又

遣蕭寶寅決淮堰亮攻硤石未下至是歲正月亮與崇約水陸

俱進崇屢違期不至胡太后以諸將不壹乃以吏部尙書李平

爲使持節鎮軍大將軍將步騎二千赴壽陽別爲行臺節度諸軍如有乖異以軍法從事寶寅遣劉智文等渡淮攻破三壘二月乙巳又敗將軍垣孟孫等於淮北平至硤石督崇亮等水陸進攻無敢乖互戰屢有功上使左衛將軍昌義之將兵救浮山未至康絢已擊魏兵卻之上使義之與直閣王神念泝淮救硤石亮遣將軍崔延伯守下蔡延伯與別將伊襲生夾淮爲營延伯取車輪去輞削銳其輻兩兩接對揉竹爲繩貫連相屬並十餘道橫水爲橋兩頭施大鹿盧出沒隨意不可燒斫旣斷祖悅走路又令戰艦不通義之神念屯梁城不得進胡氏曰吾國之失襄陽亦以水陸接斷而諸平部分水陸攻硤石克其外城乙丑祖悅出降斬之盡俘其眾按以臺縣北淮濱兩岸有山硤曰硤石東西築城三十里梁城在東北

夏四月淮堰成長九里下廣一百四十丈上廣四十五丈高二
十丈樹以杞柳軍壘列居其上或謂康絢曰四瀆天所以節宣
其氣不可久塞若鑿蔡東注則游波寬緩堰得不壞絢乃開蔡
東注又縱反閘於魏曰梁人所懼開蔡不畏野戰蕭寶寅信之
鑿山深五丈開蔡北注水日夜分流猶不減魏軍竟罷歸水之
所及夾淮方數百里李崇作浮橋於硤石戍開又築魏昌城於
八公山東南以備壽陽城壞居民散就岡隴其水清徹俯視廬
舍冢墓了然在下初堰起於徐州境內刺史張豹子宣言謂已
必掌其事既而康絢以他官來監作豹子甚慚俄而敕豹子受
絢節度豹子遂譖絢與魏交通上雖不納猶以事畢徵絢還

初

山堰成而復潰疑爲蛟龍所爲乃運東西治鐵器數千萬斤沈

之伐樹爲井幹填石加土緣淮百里木石俱盡按此卽洪湖高

堰之椎輪也蔡集韻爲湫之

或體廣韻湫北人呼水池名

魏元法僧遣其子景隆將兵拒張齊齊與戰於葭萌大破之屠
十餘城遂圍武興法僧嬰城自守境內皆叛法僧遣使閉道告
急於魏魏驛召鎮南軍司傅豎眼於淮南以爲益州刺史將步
騎三千以赴之豎眼入境轉戰三日行二百餘里九遇皆捷五
月豎眼擊殺梁州刺史任太洪民獫聞豎眼至皆喜迎拜於路
者相繼齊退保白水豎眼入州白水以東民皆安業魏梓潼太
守苟金龍傾關城戍主梁兵至金龍疾病不堪部分其妻劉氏
帥屬城民乘城拒戰百有餘日士卒死傷過半戍副高景謀叛
劉氏斬景及其黨與數十人自餘將士分衣減食勞逸必同莫
不畏而懷之并在城外爲梁兵所據會天大雨劉氏命出公私
布絹及衣服懸之綫而取水城中所有雜物悉儲之豎眼至梁
兵乃退魏人封其子爲平昌縣子六月張齊數出白水侵魏葭

萌豎眼遣虎威將軍强蚪攻信義將軍楊興起殺之復取白水
甯朔將軍王光昭又敗於陰平齊親帥驍勇二萬餘人與豎眼
戰秋七月齊軍大敗走還小劍大劍諸戍皆棄城走東益州復
入於魏按葭萌在廣元縣武興今略陽縣白水在昭化縣西北陰平在廣元縣非郭艾陰平道也大小劍山皆在劍州
康絢既還張豹子不復修淮堰九月丁丑淮水暴漲堰壞其聲
如雷聞三百里緣淮城戍村落十餘萬口皆漂入海初魏人患
淮堰以任城王澄爲大將軍大都督南討諸軍事勒眾十萬將
出徐州來攻堰尙書右僕射李平以爲不假兵力終當自壞及
聞破太后大喜賞平甚厚澄遂不行

任城王澄以北邊鎮將選舉彌輕恐賊虜關邊山陵危迫奏求
重鎮將之選修警備之嚴詔公卿議之廷尉少卿袁翻議以爲
比緣邊州郡官不擇人唯論資級或值貪污之人廣開戍邏多

置帥領或用其左右姻親或受人貨財請屬皆無防寇之心唯
有聚歛之意其勇力之兵驅令抄掠若遇強敵卽爲奴虜如有
執獲奪爲己富其羸弱老小之輩微解金鐵之工少閑草木之
作無不搜營窮壘苦役百端自餘或伐木深山或芸草平陸販
貿往還相望道路此等祿旣不多貲亦有限皆收其實絹給其
虛粟窮其力薄其衣用其功節其食綿冬歷夏加之疾苦死於
溝瀆者什常七八胡氏曰自古至今守邊之兵皆病於此是以鄰敵伺閒擾我疆
場皆由邊任不得其人故也愚謂自今以後南北邊諸藩及所
統郡縣府佐統軍至於戍主皆令朝臣王公以下各舉所知必
選其才不拘階級若稱職及敗官并所舉之人隨事賞罰太后
不能用及正光之末北邊盜賊羣起遂逼舊都犯山陵如澄所
慮胡氏曰正光四年破六韓拔陵衛可孤等反孝昌初年雲中沒矣

普通二年 六月丁卯義州刺史文僧明邊城太守田守德擁

所部降魏皆蠻酋也魏以僧明爲西豫州刺史守德爲義州刺

史秋七月丁酉以大匠卿裴邃爲信武將軍假節督眾軍討義

州破魏義州刺史封壽於檀公峴遂圍其城壽請降復取義州

魏以尙書左丞張普惠爲行臺將兵救之不及以裴邃爲豫州

刺史鎮合肥邃欲襲壽陽陰結壽陽民李瓜花等爲內應邃已

勒兵爲期日恐魏覺之先移揚州云魏始於馬頭置戍如聞復

欲修白捺故城若爾便相侵逼此亦須營歐陽設交境之備今

板卒已集唯聽信還揚州刺史長孫稚謀於僚佐皆曰此無修

白捺之意宜以實報之錄事參軍楊侃曰白捺小城本非形勝

遠好狡數今集兵遣移恐有他意稚大悟曰錄事可亟作移報

之侃報移曰彼之纂兵想別有意何爲妄構白捺他人有心于

恃度之勿謂秦無人也遂得移以爲魏人已覺卽散其兵瓜花
等以失期遂相告發伏誅者十餘家按梁義州在羅山縣東北
邊城郡在黃岡縣北檀公
之山嶺春秋以來之大別必非禹貢之大別也魏義州在霍耶
河南檀公嶺北今壽州西北二十里有

馬頭城其東有白捺成東南有歐陽戌

初高車王彌俄突死其眾悉歸嘽噠後數年嘽噠遣彌俄突弟
伊訶帥餘眾還國伊訶擊柔然可汗婆羅門大破之婆羅門帥
十部落詣涼州請降於魏柔然餘眾數萬相帥迎阿那瓌阿那
瓌表稱本國大亂百姓別居迭相抄掠當今北人鵠望待拯乞
依前恩給臣精兵一萬送臣殲北撫定荒民詔付中書門下博
議涼州刺史袁翻以爲自國家都洛以來蠕蠕高車迭相吞噬
始則蠕蠕授首旣而高車被擒今高車自奮於衰微之中克雪
讎恥誠由種類繁多終不能相滅自二虜交鬪邊境無塵數十

年矣此中國之利也今蠕蠕兩主相繼歸誠雖戎狄禽獸終無純固之節然存亡繼絕帝王本務若棄而不受則虧我大德若納而撫養則損我資儲或全徙內地則非直其情不願亦恐終爲後患劉石是也且蠕蠕尙存則高車猶有內顧之憂未暇窺窬上國若其全滅則高車跋扈之勢豈易可知今蠕蠕雖亂而部落猶眾處處綦布以望舊主高車雖彊未能盡服也愚謂蠕蠕二主並宜存之居阿那瓌於東處婆羅門於西分其降民各有攸屬阿那瓌所居非所經見不敢臆度婆羅門請修西海故城以處之西海在酒泉之北去高車所居金山千餘里實北虜往來之衝要土地沃衍大宜耕稼宜遣一良將配以兵仗監護婆羅門因令屯田以省轉輸之勞其北則臨大磧野獸所聚使蠕蠕射獵彼此相資足以自固外以輔蠕蠕之微弱內亦防高

車之畔援此安邊保塞之長計也若婆羅門能收離聚散復興其國者漸令北轉徙度流沙則是我之外藩高車勃敵西北之虞可以無慮如其姦回反覆不過爲逋逃之寇於我何損哉朝議是之

按高車今伊犁

一曰蠕蠕

西海註云非王莽所立之西海郡蓋在居延

前然則今額濟納舊土爾扈特旗地也金山今阿爾泰山

四年春二月柔然大飢阿那瓌帥其眾入魏境表求賑給己亥魏以尙書左丞元孚爲行臺尙書持節撫諭柔然將行表陳便宜以爲蠕蠕久來強大昔在代京常爲重備今天祚大魏使彼自亂亡稽首請服朝廷鳩其散亡禮送令返宜因此時善思遠策昔漢宣之世呼韓歆塞漢遣董忠韓昌領邊郡士馬送出朔方因畱衛助又光武時亦使中郎將段彬置安集掾史隨單于所在參察動靜今宜略依舊事借其閒地聽其田牧粗置官

屬示相慰撫嚴戒邊兵因令防察使親不至矯詐疎不容反叛
 最策之得者也魏人不從夏四月魏元孚持白虎幡勞阿那瓌
 於柔元懷荒二鎮之間阿那瓌眾號三十萬陰有異志遂拘留
 孚載以輜車每集其眾坐孚東廂稱爲行臺甚加禮敬引兵而
 南所過剽掠至平城乃聽孚還甲申魏遣尙書令李崇左僕射
 元纂帥騎十萬擊柔然阿那瓌聞之驅良民二千公私馬牛羊
 數十萬北遁崇追之三千餘里不及而還纂使鎧曹參軍于謹
 帥騎二千追柔然至郁對原前後十七戰屢破之謹性深沈有
 識量涉獵經史少時屏居田里不求仕進或勸之仕謹曰州郡
 之職昔人所鄙台鼎之位須待時來纂聞其名而辟之後帥輕
 騎出塞覘候屬鐵勒數千騎奄至謹以眾寡不敵退必不免乃
 散其眾騎使匿叢薄之間又遣人升山指揮若部分軍眾者鐵

勒望見雖疑有伏兵自恃其眾進軍逼謹謹以常乘駿馬一紫
一騶鐵勒所識乃使二人各乘一馬突陣而出鐵勒以爲謹也
爭逐之謹帥餘軍擊其追騎鐵勒遂走謹因得入塞李崇長史
鉅鹿魏蘭根說崇曰昔緣邊初置諸鎮地廣人稀或徵發中原
強宗子弟或國之肺腑寄以爪牙中年以來有司號爲府戶役
同廝養官婚班齒致失清流而本來族類各居榮顯顧瞻彼此
理當憤怨宜改鎮立州分置郡縣凡是府戶悉免爲民入仕次
叙一準其舊文武兼用威恩並施此計若行國家庶無北顧之
慮矣崇爲之奏聞事寢不報

胡氏曰爲後改鎮爲州無及於事
張本按柔元鎮直今陽高縣北懷

荒鎮在其東直今懷
安縣北郁對原未詳

五年 三月魏以臨淮王彧都督北討諸軍事討破六韓拔陵
夏四月高平鎮民赫連恩等反推敕勒酋長胡琛爲高平王攻

高平鎮以應拔陵魏將盧祖遷擊破之琛北走衛可孤攻懷朔鎮經年外援不至楊鈞使賀拔勝詣臨淮王彧告急勝募敢死少年十餘騎夜伺隙潰圍出賊騎追及之勝曰我賀拔破胡也賊不敢逼勝見彧於雲中說之曰懷朔被圍旦夕淪陷大王今頓兵不進懷朔若陷則武川亦危賊之銳氣百倍雖有良平不能爲大王計矣或許爲出師勝還復突圍而入鈞復遣勝出覘武川武川已陷勝馳還懷朔亦潰勝父子俱爲可孤所虜五月臨淮王彧與破六韓拔陵戰於五原兵敗彧坐削除官爵安北將軍李叔仁又敗於白道賊勢日盛魏主引丞相令僕尙書侍中黃門於顯陽殿問之曰今寇連恒朔逼近金陵計將安出吏部尙書元修義請遣重臣督軍鎮恒朔以捍寇帝曰去歲阿那瓌叛亂遣李崇北征崇上表求改鎮爲州朕以舊章難革不從

其請尋崇此表開鎮戶非冀之心致有今日之患但既往難追聊復略論耳然崇貴戚重望器識英敏意欲遣崇行何如僕射蕭寶寅等皆曰如此實合羣望崇曰臣以六鎮遐僻密邇寇戎欲以慰悅彼心豈敢導之爲亂臣罪當就死陛下赦之今更遣臣北行正是報恩改過之秋但臣年七十加之疲病不堪軍旅願更擇賢才帝不許司馬光曰李崇之表乃所以銷禍於未萌制勝於無形魏肅宗旣不能用及亂生之後曾無愧謝之言乃更以爲崇罪彼不明之君烏可與謀哉詩云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悖其是之謂矣破六韓拔陵沃野鎮民也今喀爾喀右翼界武川鎮今察哈爾右翼紅旗界懷朔鎮今托克托城界高平鎮疑今固原州雲中五原皆在懷朔鎮界白道谷在武川鎮北金陵在雲中今歸化城界

魏自破六韓拔陵之反二夏幽涼寇盜蜂起秦州刺史李彥政

刑殘虐在下皆怨六月城內薛珍等聚黨突入州門擒彥殺之推其黨莫折大提爲帥大提自稱秦王大提尋卒子念生自稱天子置百官改元天建秋七月甲寅魏遣吏部尙書元脩義帥諸將討莫折念生崔暹違李崇節度與破六韓拔陵戰於白道大敗單騎走還拔陵井力攻崇崇力戰不能禦引還雲中與之相持廣陽王深上言先朝都平城以北邊爲重盛簡親賢擁麾作鎮配以高門子弟以死防遏非惟不廢仕宦乃更獨得復除當時人物忻慕爲之太和中僕射李冲用事涼州土人悉免厮役帝鄉舊門仍防邊戍自非得罪當世莫肯與之爲伍本鎮驅使但爲虞候白直一生推遷不過軍主然其同族爾京師者得上品通官在鎮者卽爲清途所隔或多逃逸乃峻邊兵之格鎮人不聽浮遊在外於是少年不得從師長者不得遊宦獨爲匪

人言之流涕自定鼎伊洛邊任益輕難底滯凡材乃出爲鎮將
轉相模習專事聚斂或諸方姦吏犯罪配邊爲之指蹤政以貶
立邊人無不切齒及阿那瓌背恩縱掠發奔命追之十五萬眾
度沙漠不日而還邊人見此援師遂自意輕中國而疾邊人見
其不能盡敵而反意遂輕之 尙書令臣崇求改鎮爲州抑亦先覺朝廷未許

而高闕成主御下失和拔陵殺之遂相帥爲亂攻城掠地所過

夷滅王師屢北賊黨日盛此段之舉指望銷平而崔暹隻輪不

反臣崇與臣逡巡復路相與還次雲中將士之情莫不解體今

日所慮非止西北將恐諸鎮尋亦如此天下之事何易可量書

奏不省

胡氏曰爲魏主思崇深之言張本

丁丑莫折念生遣其都督楊伯年攻

仇鳩河池二戍東益州刺史魏子建遣將軍伊祥等擊破之斬
首千餘級東益州本氏王楊紹先之國將佐以城民勁勇二秦

反者皆其族類請先收其器械子建曰城民數經行陣撫之足以爲用急之則腹背爲患乃悉召城民慰諭之既而漸分其父兄弟外戍諸郡內外相顧卒無叛者八月魏員外散騎侍郎李苗上書曰凡食少兵精利於速戰糧多卒眾事宜持久今隴賊猖狂非有素蓄雖據兩城本無德義其勢在於疾攻日有降納遲則人情離沮坐待崩潰夫颶至風舉逆者求萬一之功高壁深壘王師有全制之策但天下久秦人不曉兵奔利不相待逃難不相顧將無法令士非教習不思長久之計各有輕敵之心如令隴東不守汧軍敗散則兩秦遂強三輔危弱國之右臂於斯廢矣宜勒大將堅壁勿戰別命偏裨帥精兵數千出麥積崖以襲其後則汧隴之下羣妖自散魏以苗爲統軍與別將淳于誕俱出梁益未至莫折念生遣其弟高陽王天生將兵下隴

甲午都督元志與戰於隴口志兵敗棄眾東保岐州東西部敕
勒皆叛魏附於破六韓拔陵魏主始思李崇及廣陽王深之言
丙申下詔諸州鎮軍貲非有罪配隸者皆免爲民改鎮爲州以
懷朔鎮爲朔州更命朔州曰雲州遣兼黃門侍郎酈道元爲大
使撫慰六鎮時六鎮已盡叛道元不果行按夏州今靖邊縣北東夏州今延安府西今
州今慶陽府之甯州涼州今涼州府仇鳩水在河池水西皆今
成縣界東益州今略陽縣故武興國也兩城註謂天水高平今
秦州與固原州也汧軍註謂隴阪東元志之軍謂魏先遣雍州
刺史元志討莫折大提也兩秦謂念生據天水張長命殺南秦
州刺史崔遊類據南秦州也南秦治鞏谷魏岐
州治鳳翔府朔州即托克托城雲中今歸化城
秀容人乞伏莫于聚眾攻郡殺太守南秀容牧子萬于乞真殺
太僕卿陸延秀容酋長爾朱榮討平之榮羽健之元孫也其祖
代勤嘗出獵部民射虎誤中其髀代勤拔箭不復推問所部莫
不感悅官至肆州刺史賜爵梁郡公年九十餘而卒子新興立

新興時畜牧尤蕃息牛羊駝馬色別爲羣彌漫川谷不可勝數
魏每出師新興輒獻馬及資糧以助軍高祖嘉之新興老請傳
爵於子榮許之榮神機明決御眾嚴整時四方兵起榮陰有大
志散其畜牧資財招合驍勇結納豪桀胡氏曰爾朱榮事始此於是侯景
司馬子如賈顯度及五原段榮太安寶泰皆往依之按秀容今忻州侯景

懷朔鎮人司馬子如雲中人賈顯度中山人皆邊方故出將材

魏朔方胡反圍夏州刺史源子雍城中食盡資馬皮而食之眾
無貳心子雍欲自出求糧聞其子延伯守統萬將佐皆曰今四
方離叛糧盡援絕不若父子俱去子雍泣曰吾世荷國恩當畢
命此城但無食可守故欲往東州爲諸君營數月之食若幸而
得之保全必矣乃帥羸弱詣東夏州運糧延伯與將佐哭而送
之子雍行數日胡帥曹阿各拔邀擊擒之子雍潛遣人齎書敕

城中努力固守闔城憂懼延伯諭之曰吾父吉凶未可知方寸焦爛但奉命守城所爲者里不敢以私害公諸君幸得此心於是眾感其義莫不奮勵子雍雖被擒胡人常以民禮事之子雍爲陳福福勸阿各拔降會阿各拔卒其弟桑斗竟帥其眾隨子雍降子雍見行臺北海王顥具陳諸賊可滅之狀顥給子雍兵令其先驅時東夏州闔境皆反所在屯結子雍轉鬪而前九旬之中凡數十戰遂平東夏州徵稅以饋統萬二夏由是獲全子雍懷之子也

胡氏曰史言源氏諸子皆有才具而天降喪亂終無救魏氏之衰也

六年魏徐州刺史元法僧素附元乂見乂驕恣恐禍及已遂謀反魏遣中書舍人張文伯至彭城法僧謂曰吾欲與汝去危就安能從我乎文伯曰我甯死見文陵松柏安能去忠義而從叛逆乎法僧殺之正月庚申法僧殺行臺高諒稱帝改元天啓

立諸子爲王魏發兵擊之法僧乃遣其子景仲來降安東長史元顯和麗之子也舉兵與法僧戰法僧擒之執其手命使其坐顯和不肯曰與翁皆出皇家一朝以地外叛獨不畏良史乎法僧猶欲慰諭之顯和曰我甯死爲忠鬼不能生爲叛臣乃殺之上使散騎常侍朱异使於法僧以宣城太守元略爲大都督與將軍義興陳慶之胡龍牙成景雋等將兵應接

莫折天生軍於黑水兵勢甚盛魏以岐州刺史崔延伯爲征西將軍西道都督帥眾五萬討之延伯與行臺蕭寶寅軍于馬嵬延伯素驍勇寶寅趣之使戰延伯曰明晨爲公參賊勇怯乃選精兵數千西度黑水整陳向天生營寶寅軍於水東遙爲繼援延伯直抵天生營下揚威脅之徐引兵還天生見延伯眾少爭開營逐之其眾多於延伯十倍蹙延伯於水次寶寅望之失色

延伯自爲後殿不與之戰使其眾先渡部伍嚴整天生兵不敢
擊須臾渡畢延伯徐渡天生之眾亦引還寶寅喜曰崔君之勇
闕張不如延伯曰此賊非老奴敵也明公但安坐觀老奴破之
癸亥延伯勒兵出寶寅舉軍繼其後天生悉眾逆戰延伯身先
士卒陷其前鋒將士盡銳競進大破之俘斬十餘萬追奔至小
隴岐雍及隴東皆平將士稽留採掠天生遂塞隴道山是諸軍
不能進寶寅破苑川俘其民以爲奴婢以美女十人賞岐州刺
史魏蘭根蘭根辭曰此縣介於強寇不能自立故附從以救死
官軍之至宜矜而撫之奈何助賊爲虐竊以爲賤役乎悉求其
父兄而歸之按黑水在燕臣縣馬崕在興平縣西二
十五里小隴山在隴州苑川今寶雞縣
夏四月胡琛據高平遣其大將万俟醜奴宿勤明達等寇魏涇
州將軍盧祖遷伊蕤生討之不克蕭寶寅崔延伯旣破莫折天

生引兵會祖遷等於安定甲卒十二萬鐵馬八千軍威甚盛醜
 奴軍於安定西北七里時以輕騎挑戰大兵未交輒委走延伯
 恃其勇且新有功遂唱議爲先驅擊之別遣大盾內爲鎖柱使
 壯士負以趨謂之排城置輜重於中戰士在外自安定北緣原
 北上將戰有賊數百騎詐持文書云是降簿且乞緩師寶寅延
 伯未及聞視宿勤明達引兵自東北至降賊自西競下腹背擊
 之延伯上馬奮擊逐北徑抵其營賊皆輕騎延伯軍雜步卒戰
 久疲乏賊乘閒得入排城延伯遂大敗死傷近二萬人寶寅收
 眾退保安定延伯自恥其敗乃繕甲兵募曉勇復自安定西進
 去賊七里結營壬辰不告寶寅獨出襲賊大破之俄頃平其數
 柵賊見軍士採掠散亂復還擊之魏兵大敗延伯中流矢卒士
 卒死者萬餘人時大寇未平復失驍將朝野爲之憂恐於是賊

勢愈盛而羣臣自外來者太后問之皆言賊弱以求悅媚由是

將帥求益兵者往往不與

按魏涇州卽今涇州安定今鎮原縣

十二月辛雄自軍中上疏曰凡人所以臨陳忘身觸白刃而不
憚者一求榮名二貪重賞三畏刑罰四避禍難非此數者雖聖
王不能使其臣慈父不能厲其子矣明主深知其情故賞必行
罰必信使親疏貴賤勇怯賢愚聞鐘鼓之聲見旌旗之列莫不
奮激競赴敵場豈厭久生而樂速死哉利害懸於前欲罷不能
耳自秦隴逆節蠻左亂常已歷數載三方之師敗多勝少跡其
所由不明賞罰之故也陛下雖降明詔賞不移時然將士之勲
歷稔不決亡軍之卒晏然在家是使節士無所勸募庸人無所
畏懾進而擊賊死交而賞賒退而逃散身全而無罪此其所以
望敵奔沮不肯盡力者也陛下誠能號令必信賞罰必行則軍

威必張盜賊必息矣疏奏不省

七年

秋九月葛榮既得杜洛周之眾

胡氏曰魏主武泰元年葛榮方并杜洛周此得

鮮于脩禮之眾也

北趣瀛州魏廣陽忠武王深自交津引兵躡之辛亥

榮至白牛邏輕騎掩擊章武莊武王融殺之榮自稱天子國號齊改元廣安深聞融敗停軍不進侍中元晏密言於太后曰廣陽王盤桓不進坐圖非望有于謹者智略過人爲其謀主風塵之際恐非陛下之純臣也謹聞之謂深曰今女主臨朝信用讒佞苟不明白殿下素心恐禍至無日謹請束身詣闕歸罪有司遂徑詣榜下自稱于謹有司以聞謹備論深忠款兼陳停軍之狀太后意解遂捨之深引軍還趣定州定州刺史楊津亦疑深有異志深聞之止於州南佛寺經二日深召都督毛諡等數人交臂爲約危難之際期相拯恤諡愈疑之深走出諡呼噪逐深

深與左右閒行至博陵界逢葛榮游騎劫之詣榮榮遂殺深

按北

起瀛州者時葛榮在定州瀛州今河閒府交津今武強縣之交津口非武安之交津口武安今涉縣也白牛邈在博野縣博陵

今安平縣

冬十一月夏侯直等軍入魏境所向皆下辛巳魏揚州刺史李憲以壽陽降宣猛將軍陳慶之入據其城凡降城五十二獲男女七萬五千口丁亥縱李憲還魏復以壽陽爲豫州改合肥爲南豫州以夏侯直爲豫南豫二州刺史壽陽久罹兵革民多離散直輕刑薄賦務農省役頃之民戶充復

魏盜賊日滋征討不息國用耗竭豫徵六年租調猶不足乃罷百官所給酒肉又稅入市者人一錢及邸店皆有稅百姓嗟怨吏部郎中辛雄上疏以爲華夷之民相聚爲亂豈有餘憾哉正以守令不得其人百姓不堪其命故也宜及此時早加慰撫但

言身具聞 卷二十一
郡縣選舉由來共輕貴游雋才莫肯居此宜改其弊分郡縣爲三等清官選補之法妙盡才望如不可並後地先才不得拘以停年三載黜陟有稱職者補在京名官如不歷守令不得爲內職則人思自勉枉屈可申強暴自息矣不聽

大通元年 春正月魏分定相二州四郡置殷州以北道行臺傅陵崔楷爲刺史楷表稱州今新立尺刃斗糧皆所未有乞資以兵糧詔付外量聞竟無所給或勸楷畱家單騎之官楷曰吾聞食人之祿者憂人之憂若吾獨往則將士誰肯固志哉遂舉家之官葛榮逼州城或勸滅弱小以避之楷遣幼子及一女夜出旣而悔之曰人謂吾心不固虧忠而全愛也遂命追還賊至疆弱相懸又無守禦之具楷撫勉將士以拒之莫不爭奮皆曰崔公尙不惜百口吾屬何愛一身連戰不息死者相枕終無叛

志辛未城陷楷執節不屈榮殺之胡氏曰肅翰之任保境安民郭豈得已哉崔楷闔家并命其志上全城却敵大也死於城節有可憐矣上之人實有罪焉遂圍冀州

魏右民郎路恩令上疏以爲師出有功在於將帥得其人則六合唾掌可清失其人則三河方爲戰地竊以比年將帥多寵貴子孫銜杯躍馬志逸氣浮軒眉扼腕以攻戰自許及臨大敵憂怖交懷雄圖銳氣一朝頓盡乃令羸弱在前以當寇疆壯居後以衛身兼復器械不精進止無節以當負險之眾敵數戰之虜欲其不敗豈可得哉是以兵知必敗始集而先逃將帥畏敵遷延而不進國家謂官爵未滿屢加寵命復疑賞賚之輕日散金帛帑藏空竭民財殫盡遂使賊徒益甚生民彫弊凡以此也夫德可感義夫恩可勸死士今若黜陟幽明賞罰善惡簡練士卒繕修器械先遣辯士曉以禍福如其不悛以順討逆如此則何

異厲蕭斧而伐朝菌鼓洪爐而燎毛髮哉弗聽

秋七月魏陳郡民劉獲鄭辯反於西華改元天授與湛僧智通謀魏以行東豫州刺史曹世表爲東南道行臺以討之源子恭代世表爲東豫州諸將以賊眾彊官軍弱且皆敗散之餘不敢戰欲保城自固世表方病背腫舉出呼統軍是云寶謂曰湛僧智所以敢深入爲寇者以獲辯皆州民之望爲之內應也曷聞獲引兵欲迎僧智去此八十里今出其不意一戰可破獲破則僧智自走矣乃選士馬付寶暮出城比曉而至擊獲大破之窮討餘黨悉平僧智聞之遁還辯與子恭親舊亡匿子恭所世表集將吏面責子恭收辯斬之

按西華縣今屬陳州府此見城之初起一戰可滅兵貴神速也

譙州刺史湛僧智圍魏東豫州刺史元慶和於廣陸魏將軍元

顯伯救之司州刺史夏侯夔自武陽引兵助僧智

胡氏曰武陽關義陽三關

之一冬十月夔至城下慶和舉城降夔以讓僧智僧智曰慶和

欲降公不欲降僧智今往必乖其意且僧智所將應募烏合之

人不可御以法公持軍素嚴必無侵暴受降納附深得其宜夔

乃登城拔魏幟建梁幟慶和東兵而出吏民安堵獲男女四萬

餘口司馬光曰湛僧智可謂君子矣忘其積時攻戰之勞

胡氏曰湛

僧智自是年正月攻圍東豫州以授一朝新至之將知己之短不掩人之長功

成不取以濟國事忠且無私可謂君子矣

按魏東豫州治廣陵城今息縣也魏司州

治襄陽即武陽三關之北

領軍曹仲宗東宮直閣陳慶之攻魏渦陽詔尋陽太守韋放將

兵會之魏散騎常侍費穆引兵奄至放營壘未立麾下止有二

百餘人放免胄下馬據胡牀處分士皆殊死戰莫不一當百魏

兵遂退放獻之子也

胡氏曰梁之將帥韋獻一人而已

魏又遣將軍元昭等眾

五萬救渦陽前軍至駝澗去渦陽四十里陳慶之欲逆戰韋放以魏之前鋒必皆輕銳不如勿擊待其來至慶之曰魏兵遠來疲倦去我既遠必不見疑及其未集須挫其氣諸君若疑慶之請獨取之於是帥麾下二百騎進擊破之魏人驚駭慶之乃還與諸將連營而進背渦陽城與魏軍相持自春至冬數十百戰將士疲弊聞魏人欲築壘於軍後曹仲宗等恐腹背受敵議引軍還慶之杖節軍門曰共來至此涉歷一歲胡氏曰去年慶之入壽陽至此涉歷一歲費極多今諸君皆無關心唯謀退縮豈是欲立功名直聚爲抄暴耳吾聞置兵死地乃可求生胡氏曰兵法置死地而後生然後與戰審欲班師慶之別有密敕今日犯者當依敕行之仲宗等乃止魏人作十三城欲以控制梁軍慶之銜枚夜出陷其四城渦陽城主王緯乞降韋放簡遣降者三十餘人分報魏諸

營陳慶之陳其俘馘鼓譟隨之九城皆潰追擊之俘斬略盡尸

咽渦水所降城中男女三萬餘口

按渦陽魏之南兗州也今蒙城縣胡氏曰自肥河口沂淮

西上得駝關濶其離南對永壽館北至耶河

二年春正月蕭寶寅圍馮翊未下長孫稚軍至恒農行臺左

丞楊侃謂稚曰昔魏武與韓遂馬超據潼關相拒遂超之才非

魏武敵也然而勝負久不決者扼其險要故也今賊守禦已固

雖魏武復生無以施其智勇不如北取蒲阪度河而西入其腹

心胡氏曰此亦魏武之故智也

置兵死地則華州之圍不戰自解潼關之守

必內顧而走支節旣解長安可坐取也若愚計可取願爲明公

前驅稚日子之計則善矣然今薛脩義圍河東薛鳳賢據安邑

宗正珍孫守虞坂不得進如何可往侃曰珍孫行陳一夫因緣

爲將可爲人使安能使人河東治在蒲阪西逼河濬封疆多在

郡東脩義驅帥士民西圍郡城其父母妻子皆畱舊村一旦聞
官軍來至皆有內顧之心必望風自潰矣稚乃使其子子彥與
侃帥騎兵自恒農北渡據石錐壁侃聲言今且停此以待步兵
且觀民情向背命送降名者各自還村俟臺軍舉三烽當亦舉
烽相應其無應烽者乃賊黨也當進擊屠之以所獲賞軍於是
村民轉相告語雖實未降者亦詐舉烽一宿之間火光遍數百
里賊聞城者不測其故各自散歸脩義亦逃還與鳳賢俱請降
丙子稚克潼關遂入河東按馮翊郡今同州府恒農今陝州蒲
阪今蒲州府河東即蒲阪安邑縣今
屬解州虞坂在平陸縣石
錐壁在虞鄉縣石錐山

是時爾朱榮兵勢強盛魏朝憚之高歡段榮尉景蔡雋先在杜
洛周黨中欲圖洛周不果逃奔葛榮又亡歸爾朱榮劉貴先在
爾朱榮所屢薦歡於榮榮見其憔悴未之奇也歡從榮之馬廐

既有悍馬榮命歡翦之歡不加羈絆而翦之竟不踣齧起謂榮曰御惡人亦猶是矣榮奇其言坐歡於牀下屏左右訪以時事榮大悅語自日中至夜半乃出自是每參軍謀

高歡懷朔鎮人尉景善無人蔡

隋廣

甯人

秋八月葛榮引兵圍鄴眾號百萬游兵已過汲郡所至殘掠爾朱榮啓求討之九月爾朱榮召從子肆州刺史天光留鎮晉陽曰我身不得至處非汝無以稱我心自帥精騎七千馬皆有副倍道兼行東出滏口以侯景爲前驅葛榮爲盜日久

胡氏曰梁晉通七年

葛榮得鮮于脩禮之眾寇掠河北

橫行河北爾朱榮眾寡非敵議者謂無取勝

之理葛榮聞之喜見於色令其眾曰此易與耳諸人俱辦長繩至則縛取自鄴以北列陳數十里箕張而進爾朱榮潛軍山谷爲奇兵分督將已上三人爲一處處有數百騎令所在揚塵鼓

謀使賊不測多少又以人馬逼戰刀不如棒勒軍士齋袖棒一枚置於馬側至戰時慮廢騰逐不聽斬級以棒棒之而已分命壯勇所向衝突號令嚴明戰士同奮爾朱榮身自陷陳出於賊後表裏合擊大破之於陳擒葛榮餘眾悉降以賊徒既眾若即分割恐其疑懼或更結聚乃下令各從所樂親屬相隨任所居止於是羣情大喜登即四散數十萬眾一朝散盡待出百里之外乃始分道押領隨便安置咸得其宜擢其渠帥量才授任新附者咸安時人服其處分機速以檻車送葛榮赴洛冀定滄瀛殷五州皆平初宇文肱從鮮于脩禮攻定州戰死於唐河其子泰在脩禮軍中脩禮死從葛榮葛榮敗爾朱榮愛泰之才以爲統軍冬十月丁亥葛榮至洛魏主御閭闔門引見斬於都市

按

郡今衛輝府肆州今忻州滏口今磁州唐河在今定州西

讀史兵略卷二十二

益陽胡林翼纂

通鑑

中大通元年 夏四月魏元天穆將擊邢杲以北海王顥方入寇集文武議之眾皆曰杲眾彊盛宜以爲先行臺尙書薛琠曰邢杲兵眾雖多鼠竊狗偷非有遠志顥帝室近親來稱義舉其勢難測宜先去之諸將多欲擊杲魏朝亦以顥爲孤弱不足慮命天穆等先定齊地還師擊顥遂引兵東出顥與陳慶之乘虛自鉅城進拔榮城遂至梁國魏邛大千有眾七萬分築九城以拒之慶之攻之自旦至申拔其三壘大千請降顥登壇燔燎卽帝位於睢陽城南改元孝基濟陰王暉業帥羽林兵二萬軍考城慶之攻拔其城擒暉業五月丁巳魏以東南道大都督楊昱

鎮榮陽尙書僕射爾朱世隆鎮虎牢侍中爾朱世承鎮崞峽乙丑內外戒嚴戊辰北海王顓克梁國顓以陳慶之爲衛將軍徐州刺史引兵而西昱擁眾七萬據榮陽慶之攻之未拔顓遣人說昱使降昱不從天穆與驃騎將軍爾朱吐沒兒將大軍前後繼至梁士卒皆恐慶之解鞍秣馬諭將士曰吾至此以來屠城略地實爲不少君等殺人父兄掠人子女亦無算矣天穆之眾皆是仇讎我輩眾幾七千虜眾三十餘萬今日之事唯有必死乃可得生耳虜騎多不可與之野戰當及其未盡至急攻取其城而據之諸君勿或狐疑自取屠膾乃鼓之使登城將士卽相帥蟻附而入癸酉拔榮陽執昱

胡氏曰楊昱輕慶之兵少不料其肉薄急攻故城陷傳曰敵無

小不可輕也又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

諸將三百餘人伏顯帳前請曰陛下渡江

三千里無遺鐵之費昨榮陽城下一朝殺傷五百餘人願乞楊

昱以快眾意頷曰我在江東聞梁主言初舉兵下都袁昂爲吳郡不降每稱其忠節楊昱忠臣奈何殺之此外唯卿等所取於是斬昱所部統帥三十七人俄而天穆等引兵圍城慶之帥騎三千背城力戰大破之天穆吐沒兒皆走慶之進擊虎牢爾朱世隆棄城走獲魏東中郎將辛纂按鉅縣在宿州西南榮城注陽亭一日堂城榮堂形近而訛在今甯陵縣梁國今歸德府古睢陽城也此考城在河南岸今歸德府界非衛輝府之今考城也鵠鵠飯也飯飯也在在偃師南五十五里

魏主將出避顓甲戌魏主北行夜至河內郡北命高道穆於燭下作詔書數十紙布告遠近於是四方始知魏主所在魏主入河內臨淮王彧安豐王延明帥百僚封府庫備法駕迎顓丙子顓入洛陽宮改元建武大赦以陳慶之爲侍中車騎大將軍增邑萬戶顓後軍都督侯暄守睢陽爲後援魏行臺崔孝芬大都

督刁宣馳往圍暄晝夜急攻暄突走擒斬之上黨王天穆等帥眾四萬攻拔大梁分遣費穆將兵二萬攻虎牢顥使陳慶之擊之天穆畏顥將北渡河謂行臺郎中溫子昇曰卿欲向洛爲隨我北渡子昇曰主上以虎牢失守致此狼狽元顥新入人情未安今往擊之無不克者大王平定京邑奉迎大駕此桓文之舉也捨此北渡竊爲大王惜之天穆善之而不能用遂引兵渡河穆攻虎牢將拔聞天穆北渡自以無後繼遂降於慶之慶之進擊大梁梁國皆下之慶之以數千之眾自發鉅縣至洛陽凡取三十二城四十七戰所向皆克

按大梁注謂陳留後儀縣今開封府

爾朱榮聞魏主北出卽時馳傳見魏主於長子行且部分魏主卽日南還榮爲前驅旬日之間兵眾大集資糧器仗相繼而至六月費穆至洛陽顥引入責以河陰之事而殺之顥旣得志密

與臨淮王或安豐王延明謀叛梁以事難未平藉陳慶之兵力
故外同內異言多猜忌慶之亦密爲之備上乃詔諸軍繼進者
皆停於境上胡氏曰陳慶之非爾朱榮敵也是時梁之諸將又皆出慶之下使相與繼進至洛與元顥互相猜阻
亦必同歸於陷梁兵之不進梁之幸也武帝不務自治而務遠略所以有侯景之禍洛中南兵不滿一
萬而羌胡之眾十倍軍副馬佛念謂慶之曰將軍威行河洛聲
震中原功高勢重爲魏所疑一旦變生不測可無慮乎不若乘
其無備殺顥據洛此千載一時也慶之不從胡氏曰馬佛念有戰國策士之氣然必有非常之才然後可以行非常之事陳慶之烏足以辦此爾朱榮與顥相持於河上慶之
守北中城顥自據南岸慶之三十一戰殺傷甚眾有夏州義
士爲顥守河中渚陰與榮通謀求破橋立効榮引兵赴之及橋
破榮應接不逮顥悉屠之榮悵然失望又以安豐王延明緣河
固守而北軍無船可渡議欲還北更圖後舉黃門郎楊侃曰大

王發并州之日已知夏州義士之謀指來應之乎爲欲廣施經
略匡復帝室乎夫用兵者何嘗不散而更合瘡愈更戰况今未
有所損豈可以一事不諧而眾謀頓廢乎今四方客容視公此
舉若未有所成遽復引歸民情失望各懷去就勝負所在未可
知也不若徵發民材多爲桴筏開以舟楫緣河布列數百里中
皆爲渡勢首尾旣遠使顯不知所防一旦得渡必立大功榮命
車騎將軍爾朱兆與大都督賀拔勝縛材爲筏自馬渚西硤石
夜渡襲擊顯子領軍將軍冠受擒之延明之眾聞之大潰顯失
據帥麾下數百騎南走慶之收步騎數千結陳東還顯所得諸
城一時復降於魏爾朱榮自追慶之會嵩高水漲慶之軍士死
散略盡乃削須髮爲沙門閒行出汝陰還建康胡氏曰慶之所
嵩高水漲追兵不急於軍士先散之時得猶以功除右衛將軍
以挺身逸去否則必爲爾朱榮所擒矣

封永興縣侯顥自轅轅南出至臨潁從騎分散臨潁縣卒江豐

斬之傳首洛陽

按長子縣屬潁安府河內渚卽河陽三澤之一在孟縣南硤石塢在陝州東南嵩高水注言潁

水雍其慶之所以順水至汝陰也汝陰今潁州府轅轅山在偃師縣臨潁縣屬許州

九月魏爾朱榮使大都督尖山侯淵討韓樓於薊配卒甚少騎止七百或以爲言榮曰侯淵臨機設變是其所長若總大眾未必能用今以此眾擊此賊必能取之淵遂廣張軍聲多設供具親帥數百騎深入樓境去薊百餘里值賊帥陳周馬步萬餘淵潛伏以乘其背大破之虜其卒五千餘人尋還其馬仗縱令入城左右諫曰旣獲賊眾何爲復資遣之淵曰我兵旣少不可力戰須爲奇計以離間之乃可克也淵度其已至遂帥騎夜進昧旦叩其城門韓樓果疑降卒爲淵內應遂走追擒之幽州平以淵爲平州刺史鎮范陽

二年春二月万俟卨奴侵擾關中魏爾朱榮遣武衛將軍賀拔岳討之岳私謂其兄勝曰卨奴勦敵也今攻之不勝固有罪勝之讒嫉將生願得爾朱氏一人爲帥而佐之勝爲之言於榮榮悅以爾朱天光爲使持節都督二雍二岐諸軍事驃騎大將軍以岳爲左大都督又以征西將軍侯莫陳悅爲右大都督並爲天光之副以討之天光初行唯配軍士千人發洛陽以西路次民馬以給之時赤水蜀賊斷路詔侍中楊侃先行慰諭并稅其馬賊持疑不下軍至潼關天光不敢進岳曰蜀賊鼠竊公尙遲疑若遇大敵將何以戰天光曰今日之事一以相委岳遂進擊蜀於渭北破之獲馬二千匹簡其壯健以充軍士又稅民馬合萬餘匹以軍士尙少淹留未進榮怒遣騎兵參軍劉貴乘驛至軍中責天光杖之一百以軍士二千人益之三月卨奴自將

其眾圍岐州遣其大行臺尉遲菩薩侯射万俟侔自武功南渡渭攻圍趣柵天光使賀拔岳將千騎救之菩薩率步騎二萬至渭北岳以輕騎數十自渭南與菩薩隔水而語稱揚國威明日復引百餘騎隔水與賊語稍引而東至水淺可涉之處岳卽馳馬東出賊以爲走乃棄步兵輕騎南渡渭追岳岳依橫岡設伏兵以待之賊半度岡東岳還兵擊之賊兵敗走胡氏曰岳既還兵擊賊伏兵又敗走岳下令賊下馬者勿殺賊悉投馬俄獲三千人馬亦無遺遂擒菩薩仍度渭北降步卒萬餘並收其輜重醜奴聞之棄岐州北走安定置柵於平亭天光方自雍至岐與岳合夏四月天光至汧渭之間停軍牧馬宣言天時將熱未可行師侯秋涼更圖進止獲醜奴覘候者縱遣之醜奴信之散眾耕於細川使其太尉侯伏侯元進將兵五千據險立柵胡氏曰侯伏侯虜三字姓其餘千人

以下爲柵者甚衆天光知其勢分晡時密嚴諸軍相繼俱發黎

明圍元進大柵拔之所得俘囚一皆縱遣諸柵聞之皆降

胡氏曰唐

末高仁厚平阡能等亦用此術

天光晝夜徑進抵安定城下醜奴棄平亭走欲

趣高平天光遣賀拔岳輕騎追之及於平涼賊未成列直閤侯

莫陳崇單騎入賊中於馬上生擒醜奴因大呼衆皆披靡無敢

當者後騎益集賊衆崩潰遂大破之天光進逼高平城中執送

蕭寶寅以降

胡氏曰萬俟醜奴胡琛之將也普通六年破魏將崔延伯其衆始盛蕭寶寅大通元年叛魏至二年

敗奔醜奴及是皆平拔雍治長安北雍治華原今耀州岐州治鳳翔府南岐州治兩當縣赤水蜀賊蜀人之在華州者也武功

縣在渭水北平亭在涇州北細川在靈臺縣

萬俟醜奴旣敗自涇幽以西至靈州賊黨皆降於魏唯所署行

臺萬俟道洛帥衆六千逃入山中不降時高平大旱爾朱天光

以馬乏草退屯城東五十里遣都督長孫邪利帥二百人行原

州事以鎮之道洛潛與城民通謀掩襲邪利并其所部皆殺之
天光帥諸軍赴之道洛出戰而敗帥其眾西入牽屯山據險自
守爾朱榮以天光失邪利不獲道洛復遣使杖之一百以詔書
黜天光爲撫軍將軍雍州刺史降爵爲侯天光追擊道洛於牽
屯道洛敗走入隴歸略陽賊帥王慶雲道洛驍果絕倫慶雲得
之甚喜謂大事可濟遂稱帝於水洛城置百官以道洛爲大將
軍秋七月天光帥諸軍入隴至水洛城慶雲道洛出戰天光射
道洛中臂失弓還走拔其東城賊併兵趣西城城中無水眾渴
乏有降者言慶雲道洛欲突走天光恐失之乃遣人招諭慶雲
使早降曰若未能自決當聽諸人今夜共議明晨早報慶雲等
冀得少緩因待夜突出乃報曰請俟明日天光因使謂曰知須
水今相爲小退任取澗水飲之賊眾悅無復走心天光密使軍

士多作木槍各長七尺胡氏曰此即拒馬槍也杜佑曰拒馬槍以木徑二尺長短隨事十字鑿孔縱橫安檢長丈銳其端以塞要路昏後繞城布列要路加厚又伏人槍中備其衝

突兼令密縛長梯於城北其夜慶雲道洛果馳馬突出遇槍馬各傷倒伏兵起卽時擒之軍士緣梯入城餘眾皆出城南遇槍而止窮窘乞降丙子天光悉收其仗而阬之死者萬七千人分其家口於是三秦河渭瓜涼鄯州皆降步兵校尉宇文泰從賀拔岳入關以功遷征西將軍行原州事時關隴彫弊秦撫以恩信民皆感悅曰早遇宇文使君吾輩豈從亂乎按涇今涇州幽今慶陽府南州靈州今屬甯夏府原州今固原州牽屯山在平涼縣隴隴山也在平涼西隆德靜甯界略陽今秦安縣水洛城在靜甯州三秦謂秦州治天水今秦州也東秦治杏城今中部縣南秦治驪谷今成縣之南河今河州渭今鞏昌府瓜今安西州涼今涼州壽今西甯府

初爾朱榮嘗從容問左右曰一日無我誰可主軍皆稱爾朱兆

榮曰兆雖勇於戰鬪然所將不過三千騎多則亂矣堪代我者
唯賀六渾耳因戒兆曰爾非其匹終當爲其穿鼻乃以高歡爲
晉州刺史及兆引兵向洛遣使召歡歡遣長史孫騰詣兆辭以
山蜀未平今方攻討不可委去致有後憂定蜀之日當隔河爲
犄角之勢兆不悅曰還白高晉州往無不克騰還報歡曰兆狂
愚如是而敢爲悖逆吾勢不得久事爾朱矣胡氏曰爲歡起兵
州今平陽府蜀人徙居汾西依山者曰山蜀

十二月高歡聞敬宗向晉陽帥騎東巡欲邀之不及因與兆書
爲陳禍福不宜害天子受惡名兆怒不納是月紇豆陵步蕃大
破爾朱兆於秀容南逼晉陽兆懼使人召高歡并力僚屬皆勸
歡勿應召歡曰兆方急保無它慮遂行歡所親賀拔焉過兒請
緩行以弊之歡往往逗畱辭以河無橋不得渡步蕃兵日盛兆

言身事 卷二十二
屢敗告急於歡歡乃往從之兆時避步蕃南出步蕃至平樂郡

歡與兆進兵合擊大破之斬步蕃於石鼓山其眾退走兆德歡

相與誓爲兄弟將數十騎詣歡通夜宴飲初葛榮部眾流入并

肆者二十餘萬爲契胡凌暴

胡氏曰契胡爾朱之種人也

皆不聊生大小二

十六反誅夷者半猶謀亂不止兆患之問計於歡歡曰六鎮反

殘不可盡殺

胡氏曰自破六韓拔陵杜洛周之敗其眾盡歸葛榮皆六鎮人也

宜選王腹心使

統之有犯者罪其帥則所罪者寡矣兆曰善誰可使者賀拔允

時在坐請使歡領之歡拳毆其口折一齒曰平生天柱時奴輩

伏處分如鷹犬

胡氏曰詭爲遜辭使兆不疑已

今日天下事取捨在王而阿鞠

泥敢僭易妄言請殺之

胡氏曰賀拔允字阿鞠泥

兆以歡爲誠遂以其眾委

焉歡以兆醉恐醒而悔之遂出宣言受委統州鎮兵

胡氏曰魏改六鎮爲

州葛榮部眾皆六鎮人故曰州鎮兵

可集汾東受號令乃建牙陽曲川陳部分軍

士素惡兆而樂屬微莫不皆至居無何又使劉貴請兆以并肆

頻歲霜旱降戶掘田鼠而食之而無穀色徒汗人境內請令就

食山東

胡氏曰并肆冀定瀛相殷以太行常山爲限并肆在山西餘州皆在山東徵欲引眾就食山東正欲遠兆得以

從容收眾心因之兵起兵也

待溫飽更受處分兆從其議長史慕容紹宗諫

曰不可方今四方紛擾人懷異望高公雄才蓋世復使握大兵

於外譬如借蛟龍以雲雨將不可制矣兆曰有香火重誓何慮

耶紹宗曰親兄弟尙不可信何論香火

胡氏曰時爾朱兆與其羣從已猜嫌陳叔紹宗

以此言

時兆左右已受款金因稱紹宗與徵有舊隙兆怒因紹

宗趣歡發款自晉陽出澄口道逢北鄉長公主自洛陽來有馬

三百匹盡奪而易之兆聞之乃釋紹宗而問之紹宗曰此猶是

掌握中物也兆乃自追歡至襄垣會漳水暴漲橋壞歡隔水拜

曰所以借公主馬非有它故備山東盜耳王信公主之譏自來

賜追今不辭度水而死恐此眾便叛兆自陳無此意因輕馬度

水與歡坐幕下授歡刀引頸使歡斫之

胡氏曰古之豪雄推赤

望有以服其心智力足以制其命然後行之

歡人腹中者必其威

以安反側然亦未至如爾朱兆之輕率也歡大哭曰自天柱

之薨賀六渾更何所仰但願大家千萬歲以申力用耳今爲旁

人所搆問大家何忍復出此言

胡氏曰歡之此言亦謬爲恭敬耳

兆投刀於地

復斬白馬與歡爲誓因留宿夜飲尉景伏壯士欲執兆歡齧臂

止之曰今殺之其黨必奔歸聚結兵飢馬瘦不可與敵若英雄

乘之而起則爲害滋甚不如且置之兆雖驍勇凶悍無謀不足

圖也

胡氏曰史言舉大旦曰兆歸營復召歡歡將上馬詣之孫

事者必審而後發旦曰兆歸營復召歡歡將上馬詣之孫

騰牽歡衣歡乃止兆隔水肆罵馳還晉陽兆腹心念賢領降戶

家屬別爲營歡僞與之善觀其佩刀因取殺之士眾感悅益願

附從

按乾豆陵步蕃居河西今阿拉善額魯特也秀容卽忻州

附從晉陽今太原府河謂汾河太原在汾東也平衆注言當作

樂平今樂平縣并入平定州石鼓山在忻州陽曲川今定襄縣澄口在磁州襄垣縣今屬路安府漳水在縣南

是歲詔以陳慶之爲都督南北司等四州諸軍事南北司二州刺史慶之引兵圍魏懸瓠破魏潁州刺史婁起等於漆水又破行臺孫騰等於楚城罷義陽鎮兵停水陸漕運江湖諸州並得休息開田六千頃二年之後倉廩充實

按梁北司州治義陽南司州治安陸今德安府

潁州今爲府漆水在汝南府楚城在信陽州

三年爾朱兆遣監軍孫白鶴至冀州託言調發民馬欲俟高乾兄弟送馬而收之乾等知之與前河內太守封隆之等合謀潛部勒壯士襲據信都殺白鶴執刺史元疑乃奉隆之行州事爲敬宗舉哀將士皆縞素升壇誓眾移檄州郡共討爾朱氏殷州刺史爾朱羽生將五千人襲信都高敖曹不暇振甲將十餘騎馳擊之乾在城中繩下五百人追救未及敖曹已交兵羽生

敗走敖曹馬稍絕世左右無不一當百時人比之項籍高歡屯
壺關大王山六旬乃引兵東出聲言討信都信都人皆懼乾曰
吾聞高晉州雄略蓋世其志不居人下且爾朱無道弑君虐民
正是英雄立功之會今日之來必有深謀吾當輕馬迎之密參
意旨諸君勿懼也乃將十餘騎與隆之子子繪潛謁歡於隆口
說歡曰爾朱酷逆痛結人神凡曰有知孰不思奮明公威德素
著天下傾心若兵以義立則屈彊之徒不足爲明公敵矣鄴州
雖小戶口不下十萬穀秸之稅足濟軍資願公熟思其計乾辭
氣慷慨歡大悅與之同帳寢初河南太守趙郡李顯甫喜俠
集諸李數千家於殷州西山方五六十里居之胡氏曰殷州西山廣阿之西山
也顯甫卒子元忠繼之家素富多出貸求利元忠悉焚券免責
鄉人甚敬之時盜賊蠭起清河有五百人西戍還經趙郡以路

梗共投元忠元忠遺奴爲導曰若逢賊但道李元忠遺如言賊
皆避舍及葛榮起元忠帥宗黨作壘以自保坐大樹樹下前後
斬違命者凡三百人賊至元忠輒擊卻之葛榮曰我自中山至
此連爲趙李所破胡氏曰李氏趙郡之何以能成大事乃悉眾
攻圍執元忠以隨軍賊平就拜南趙郡太守好酒無政績及爾
朱兆弑敬宗元忠棄官歸謀舉兵討之會高歡東出元忠乘露
車載素箏濁酒以奉迎歡聞其酒客未卽見之元忠下車獨坐
酌酒擘脯食之謂門者曰本言公招延儒傑今聞國士到門不
吐哺輟洗其人可知胡氏曰以周公漢還吾刺勿通也門者以
告歡遽見之引入觴再行元忠車上取箏鼓之長歌慷慨歌闋
謂歡曰天下形勢可見明公猶事爾朱耶歡曰富貴皆因彼所
致安敢不盡節元忠曰非英雄也高乾邕兄弟來未胡氏曰高

時乾已見徽歡給之曰從叔輩麤何肯來

胡氏曰徽與乾兄弟同出於勃海故稱從

叔元忠曰雖麤並解事歡曰趙郡醉矣使人扶出元忠不肯起

孫騰進曰此君天遣來不可違也歡乃復啗與語元忠慷慨流

涕因進策曰殷州小無糧仗不足以濟大事若向冀州高乾邕

兄弟必爲明公主人

胡氏曰魏冀州治信都高乾邕兄弟據之故云然

殷州使以賜委

冀殷既合滄瀛幽定自然弭服唯劉誕黠胡或當乖拒然非明

公之敵歡急握元忠手而謝焉歡至山東約勒士卒絲毫之物

不聽侵犯每過麥地歡輒步牽馬遠近聞之皆稱高儀同將兵

整肅益歸心焉

胡氏曰史言高歡能收眾心以傾爾朱

歡求糧於相州刺史劉誕

誕不與有車營租米歡掠取之進至信都封隆之高乾等閉門

納之高敖曹時在外略地聞之以乾爲婦人遺以布裘歡使世

子澄以子孫禮見之敖曹乃與俱來

胡氏曰敖曹以歡敘羣從子姪之禮乃來就謂其麤

也按冀州鄆信都殷州鄆南趙郡今隆平縣趙郡鄆趙州滄州
在冀殷二州東北冀州在滄西幽又在瀛西定在幽西皆二州
北境

魏使大都督侯淵驃騎大將軍叱列延慶討劉靈助至固城淵
畏其眾欲引兵西入據關拒險以待其變延慶曰靈助庸人假
妖術以惑眾大兵一臨彼皆恃其符厭豈肯戮力致死與吾兵
爭勝負哉不如出營城外詐言西歸靈助聞之必自寬縱然後
潛軍擊之往則成擒矣淵從之出頓城西聲云欲還簡精騎一
千夜發直抵靈助壘靈助戰敗斬之傳首洛陽初靈助起兵自
占勝負曰三月之末我必入定州爾朱氏不久當滅及靈助首
函入定州果以是月之末

胡氏曰史言用兵不可徒信占驗而無方略又曰固城在中山城東北安

國城西南按據此
在定州東北也

六月魏高歡將起兵討爾朱氏鎮南大將軍斛律金軍主善無

庫狄干與歡妻弟婁昭妻之姊夫投榮皆勸成之歡乃詐爲書

稱爾朱兆將以六鎮人配契胡爲部曲眾皆憂懼又爲并州符

徵兵討步落稽

胡氏曰爾朱兆擅命并汾此亦高歡僞爲兆符也

發萬人將遣之孫騰

與都督尉景爲請畱五日如此者再

胡氏曰孫騰尉景既爲鎮人請畱必又因其願畱之

情扇動之於下此當以意會也

歡親送之郊雪涕執別眾皆號慟聲震原野歡

乃諭之

胡氏曰先感動其心而後諭之

曰與爾俱爲失鄉客義同一家不意在

上徵發乃爾今直西向已當死後軍期又當死配國人又當死

奈何眾曰唯有反耳歡曰反乃急計然當推一人爲主誰可者

眾共推歡歡曰爾鄉里難制不見葛榮乎雖有百萬之眾曾無

法度終自敗滅今以吾爲主當與前異毋得陵漢人犯軍令生

死任吾則可不然不能爲天下笑

胡氏曰高歡先立法制以齊其眾故能成大事史言盜亦

有眾皆頓顙曰死生唯命歡乃椎牛饗士庚申起兵於信都亦

未敢顯言叛爾朱氏也會李元忠舉兵逼殷州歡令高乾帥眾

救之

胡氏曰高乾預歡密謀而使之救殷州此不過使之誘禽爾朱羽生耳

乾輕騎入見爾朱羽

生與指畫軍計羽生與乾俱出因擒斬之持羽生首謁歡歡撫

膺曰今日反決矣

胡氏曰高歡反謀非一日矣乃爾朱羽生授首方言反決蓋其初猶有疑李元忠高乾邑

之心元忠既舉兵逼殷州乾邑又斬羽生歡乃

悉二人之心而冀殷之勢已合於是決反

乃以元忠爲殷

州刺史鎮廣阿歡於是抗表罪狀爾朱氏魏爾朱仲遠度律等

聞高歡起兵恃其疆不以爲慮獨爾朱世隆憂之爾朱兆將步

騎二萬出井陘趣殷州元忠棄城奔信都八月丙午爾朱仲遠

度律將兵討高歡冬十月爾朱兆出井陘軍於廣阿眾號十萬

歡縱反開云世隆兄弟謀殺兆復云兆與歡同謀殺仲遠等由

是迭相猜貳徘徊不進仲遠等屢使斛斯椿賀拔勝往諭兆兆

帥輕騎三百來就仲遠同坐幕下意色不平手舞馬鞭長嘯凝

望疑仲遠等有變遂趨出馳還仲遠遣椿勝等追曉說之兆執椿勝還營仲遠度律大懼引兵南遁兆數勝罪將斬之曰爾殺衛可孤罪一也天柱薨爾不與世隆等俱來而東征仲遠罪二也我欲殺爾久矣今復何言勝曰可孤爲國巨患勝父子誅之其功不小反以爲罪乎天柱被戮以君誅臣勝甯負王不負朝廷今日之事生死在王但寇賊密邇骨肉構隙自古及今未有如是而不亡者勝不憚死恐王失策兆乃捨之歡將與兆戰而畏其眾彊以問親信都督段韶韶曰所謂眾者得眾人之死所謂彊者得天下之心爾朱氏上弑天子中屠公卿下暴百姓王以順討逆如湯沃雪何眾彊之有歡曰雖然吾以小敵大恐無大命不能濟也韶曰爾朱氏外亂天下內失英雄心智者不爲謀勇者不爲鬪人心已去天意安有不從者哉韶榮之子也辛

亥歡大破兆於廣阿俘其甲卒五千餘人

按善無今右玉縣廣阿今隆平縣南趙郡

治也

四年春正月魏高歡引兵攻鄴相州刺史劉誕嬰城固守歡

爲地道施柱而焚之城陷入地

胡氏曰穴城下爲地道而未成

柱地道既成乃焚其柱故城陷入地

壬午拔鄴擒劉誕以楊愔爲行臺右丞時軍

國多事文檄敕令皆出於愔及開府諮議參軍崔陵三月丁丑安定王帥百官入居於鄴斛斯椿陰謂賀拔勝曰天下皆怨毒爾朱而吾等爲之用亡無日矣不如圖之勝曰天光與兆各據一方欲盡去之甚難去之不盡必爲後患奈何椿曰此易致耳乃說世隆追天光等赴洛共討高歡世隆屢徵天光天光不至使椿自往邀之曰高歡作亂非王不能定豈可坐視宗族夷滅耶天光不得已將東出問策於雍州刺史賀拔岳岳曰王家跨

據三方士馬殷盛高歡烏合之眾豈能爲敵但能同心戮力往
無不捷若骨肉相疑則圖存之不暇安能制人如下官所見莫
若且鎖關中以固根本分遣銳師與眾軍合勢進可以克敵退
可以自全天光不從閏月壬寅天光自長安兆自晉陽度律自
洛陽仲遠自東郡皆會於鄴眾號二十萬夾洹水而軍歡令封
隆之守鄴癸丑出頓紫陌大都督高敖曹將鄉里部曲王桃湯
等三千人以從歡曰高都督所將皆漢兵恐不足集事欲割鮮
卑兵千餘人相雜用之何如敖曹曰敖曹所將練習已久前後
格鬪不減鮮卑今若雜之情不相洽勝則爭功退則推罪不煩
更配也庚申兆帥輕騎三千夜襲鄴城叩西門不克而退壬戌
歡將戰馬不滿二千步兵不滿三萬眾寡不敵乃於韓陵爲圓
陳連繫牛驢以塞歸道於是將士皆有死志兆望見歡遙責歡

以叛已歎曰本所以戮力者共輔帝室今天子何在兆曰永安

枉害天柱我報讎耳

胡氏曰敬宗年號永安故以稱之

歎曰我昔聞天柱計汝

在戶前立豈得言不反耶

胡氏曰對兩軍發其陰謀以正爾朱之罪

且以君殺臣何

報之有今日義絕矣遂戰歎將中軍敖曹將左軍歎從父弟岳

將右軍歎戰不利兆等乘之岳以五百騎衝其前別將斛律敦

收散卒躡其後敖曹以千騎自栗園出橫擊之兆等大敗賀拔

勝與杜德於陳降歎兆對慕容紹宗撫膺曰不用公言以至於

此

胡氏曰謂紹宗諫兆使歎

欲輕騎西走紹宗反旗鳴角收散

卒成軍而去兆還晉陽仲遠奔東郡

按鄴卽相州今臨漳縣洹水在其南紫陌在其東

度律天光將之洛陽大都督斛斯椿謂都督賈顯度賈顯智曰

今不先執爾朱氏吾屬死無類矣乃夜於桑下盟約倍道先還

世隆使其參軍陽叔淵馳赴北中簡閱敗卒以次內之椿至不

得入城乃詭說叔淵曰天光部下皆是西人聞欲大掠洛邑遷都長安宜先內我以為之備叔淵信之夏四月甲子朔椿等入據河橋盡殺爾朱氏之黨度律天光欲攻之會大雨晝夜不止士馬疲頓弓矢不可施遂西走至灃陂津爲人所擒送於椿所椿使行臺長孫稚詣洛陽奏狀別遣賈顯智張歡帥騎掩襲世隆執之爾朱彥伯時在禁直稚於神虎門啓陳高歡義功既振請誅爾朱氏節閔帝使舍人郭崇報彥伯彥伯狼狽走出爲人所執與世隆俱斬於闕闔門外爾朱天光之東下也畱其弟顯壽鎮長安召秦州刺史侯莫陳悅欲與之俱東賀拔岳知天光必敗欲畱悅共圖顯壽以應高歡計未有所出宇文泰謂岳曰今天光尙近悅未必有貳心若以此告之恐其驚懼然悅雖爲主將不能制物若先說其眾必人有畱心悅進失爾朱之期退

恐人情變動乘此說悅事無不遂岳大喜卽令秦入悅軍說之
悅遂與岳俱襲長安秦帥輕騎爲前驅顯壽棄城走追至華陰
擒之歡以岳爲關西大行臺岳以秦爲行臺左丞領府司馬事
無巨細皆委之

按北中胡氏曰卽北中郎府在河橋北岸澤陂津在其西

丞相歡徵賀拔岳爲冀州刺史岳畏歡欲單馬入朝行臺右丞
薛孝通說岳曰高王以數千鮮卑破爾朱百萬之眾誠亦難敵
然諸將或素居其上或與之等夷屈首從之勢非獲已今或在
京師或據州鎮高王除之則失人望留之則爲腹心之疾且吐
萬人雖復敗走

胡氏曰爾朱兆字吐萬人

猶在并州高王方內撫羣雄外抗

勍敵安能去其巢穴與公爭關中之地乎今關中豪俊皆屬心
於公願效其智力公以華山爲城黃河爲塹進可以兼山東退
可以封函谷奈何欲束手受制於人乎言未卒岳執孝通手曰

君言是也乃遜辭爲啓而不就徵

五年 爾朱兆既至秀容分守險隘出入冠鈔魏丞相歡揚聲討之師出復止者數四兆意怠欲揣其歲首當宴會遣都督竇泰以精騎馳之一日一夜行三百里歡以大軍繼之泰奄至兆庭軍人因宴休惰忽見泰軍驚走追破之於赤洪嶺眾並降散兆逃於窮山命左右西河張亮及蒼頭陳山提斬已首以降皆不忍兆乃殺所乘白馬自縊於樹歡親臨厚葬之慕容紹宗攜爾朱榮妻子及兆餘眾詣歡降歡以義故待之甚厚兆之在秀容左右皆密通款於歡唯張亮無啓疏歡嘉之以爲丞相府參軍

拔赤洪嶺即離石山在水南州北

初賀拔岳遣行臺郎馮景詣晉陽丞相歡聞岳使至甚喜曰賀拔公誼憶吾耶與景歃血約與岳爲兄弟景還言於岳曰歡姦

詐有餘不可信也府司馬宇文泰自請使晉陽以觀歡之爲人歡奇其狀貌曰此兒視瞻非常將留之泰固求復命歡既遣而悔之發驛急追至關不及而返胡氏曰項羽不殺沛公曹操之耳有天命者固非人之所能圖也泰至長安謂岳曰高歡所以未篡者正憚公

兄弟耳侯莫陳悅之徒非所忌也公但潛爲之備圖歡不難今費也頭控弦之騎不下一萬夏州刺史斛拔彌俄突勝兵三千餘人靈州刺史曹泥河西流民紇豆陵伊利等各擁部眾未知所屬公若引軍近隴扼其要害震之以威懷之以惠可收其士馬以資吾軍西輯氐羌北撫沙塞還軍長安匡輔魏室此桓文之舉也岳大悅復遣泰詣洛陽請事密陳其狀魏主喜加泰武衛將軍使還報八月帝以岳爲都督雍華等二十州諸軍事雍州刺史又割心前血遣使者齎以賜之岳遂引兵西屯平涼以

牧馬爲名斛拔彌俄突紇豆陵伊利及費也頭万俟受洛干鐵勒斛律沙門等皆附於岳唯曹泥附於歡岳以夏州被邊要重欲求良刺史以鎮之眾舉宇文泰岳曰宇文左丞吾左右手何可廢也沈吟累日卒表用之按雍今西安府華今同州府東華兩當縣幽今甯州原今固原州河今華州渭今鳳翔府南岐今州夏今榆林府東夏今延安府秦今秦州南秦今成縣梁今漢中府南梁今略陽縣東梁今安康縣巴今巴州益今成都府東益當爲西益今廣元縣此胡注所言二十州也

六年春二月魏賀拔岳將討曹泥使都督趙貴至夏州與宇

文泰謀之泰曰曹泥孤城阻遠未足爲憂侯莫陳悅貪而無信

宜先圖之岳不聽

胡氏曰曹泥附高歡岳不從宇文泰之言急於致討蓋欲報高歡禽伊利之役耳亦忿兵

也召悅會於高平與其討泥悅既得翟嵩之言乃謀取岳岳數

與悅宴語長史雷紹諫不聽岳使悅前行至河曲悅誘岳入營

坐論軍事悅陽稱腹痛而起其婿元洪景拔刀斬岳左右皆

散走悅遣人諭之云我別受旨止取一人諸君勿怖眾以爲然
皆不敢動而悅心猶豫不卽撫納乃還入隴屯水洛城岳眾散
還平涼貴詣悅請岳尸葬之悅許之岳旣死岳眾未有所屬貴
曰宇文夏州英略冠世遠近歸心賞罰嚴明士卒用命若迎而
奉之大事濟矣諸將或欲南召賀拔勝或欲東告魏朝猶豫不
決都督盛樂杜朔周曰遠水不救近火今日之事非宇文夏州
無能濟者趙將軍議是也朔周請輕騎告哀且迎之眾乃使朔
周馳至夏州召泰泰與將佐賓客共議去畱韓褒曰此天授也
又何疑乎侯莫陳悅井中蛙耳使君往必擒之眾以爲悅在水
洛去平涼不遠若已有賀拔公之眾則圖之實難願且畱以觀
變泰曰悅旣害元帥自應乘勢直據平涼而退據水洛吾知其
無能爲也夫難得易失者時也若不早赴眾心將離泰與帳下

輕騎馳赴平涼令朔周帥眾先據彈箏峽時民間惶懼逃散者
多軍士爭欲掠之朔周曰宇文公方伐罪弔民奈何助賊爲虐
乎撫而遣之遠近悅附秦聞而嘉之丞相歡使侯景招撫岳眾
秦至安定遇之謂曰賀拔公雖死宇文泰尙存卿何爲者景失
色曰我猶箭耳唯人所射胡氏曰英雄之姿表與其舉措必有
異乎人者以侯景之凶狡宇文泰一
語折之辭氣俱下良有以哉李密遂還秦至平涼哭岳甚慟將
士皆悲喜歡復使景與散騎常侍張華原義甯太守王基勞秦
秦不受欲劫畱之曰畱則共享富貴不然命在今日華原曰明
公欲脇使者以死亡此非華原所懼也秦乃遣之基還言秦雄
傑請及其未定擊滅之歆曰卿不見賀拔侯莫陳乎吾當以計
拱手取之魏主聞岳死遣武衛將軍元毗慰勞岳軍毗至平涼
軍中已奉宇文泰爲主魏主乃以秦爲大都督卽統岳軍

按水
洛城

在潯甯州西彈箏峽在平涼縣河曲在靈州

宇文泰與侯莫陳悅書賁以賀拔公有大功於朝廷君名微行薄賀拔公薦君爲隴右行臺又高氏專權君與賀拔公同受密旨屢結盟約而君黨附國賊共危宗廟口血未乾匕首已發今吾與君皆受詔還國今日進退唯君是視君若下隴東邁吾亦自北道同歸胡氏曰平涼在隴山之北取道涇州東赴洛若首鼠兩端吾則指日相見胡氏曰言進兵討悅也左傳曰詰朝相見魏主問泰以安秦隴之策泰表言宜召悅授以內官或處以瓜涼一藩不然終爲後患原州刺史史歸素爲賀拔岳所親任河曲之變反爲悅守悅遣其黨王伯和成次安將兵二千助歸鎮原州泰遣都督侯莫陳崇帥輕騎一千襲之崇乘夜將十騎直抵城下餘眾皆伏於近路歸見騎少不設備崇卽入據城門高平令李賢及弟遠穆在城中爲崇內應

於是中外鼓譟伏兵悉起遂擒歸及次安伯和等歸於平涼秦表崇行原州事三月秦引兵擊悅至原州眾軍畢集秦軍令嚴肅秋毫無犯百姓大悅夏四月軍出木峽關雪深二尺秦倍道兼行出其不意悅聞之退保略陽留萬人守水洛秦至水洛卽降秦遣輕騎數百趣略陽悅退保上邽召李弼與之拒秦弼知悅必敗陰遣使詣秦請爲內應悅棄州城南保山險弼先據城門以安集之遂舉城降秦秦卽以弼爲秦州刺史其夜悅出軍將戰軍自驚潰悅性猜忌旣敗不聽左右近已與其二弟并子及謀殺岳者七八人棄軍逃走自乘騾令左右皆步從欲自山中趣靈州秦使原州都督賀拔穎追之悅望見追騎縊死於野秦入上邽引薛澄爲記室參軍收悅府庫財物山積秦秋毫不取皆以賞士卒左右竊一銀甕以歸秦知而罪之卽剖賜將士

按高平即原州今固原州木峽關在其西南
隴山之口也略陽在秦安縣東上邽即秦州

夏州長史于謹言於秦曰明公據關中險固之地將士驍勇士
地膏腴今天子在洛迫於羣凶若陳明公之懇誠算時事之利
害請都關右挾天子以令諸侯奉王命以討叛亂此桓文之業
千載一時也秦善之胡氏曰于謹開關兵中有年矣今乃遇宇
文氏卒以功名自見豈所謂知己者耶抑
際遇自有時也然謹事廣陽王深所陳策畫不過隨時設變今
事宇文泰則勉之以迎天子而成興王之業蓋知宇文泰之才
足以有爲所謂
量而後入也

六月魏主下制書數高歡罪惡召賀拔勝赴行在所勝以問太
保掾盧柔柔曰高歡悖逆公席卷赴都與決勝負生死以之上
策也北阻魯陽南并舊楚胡氏曰江陵舊楚
之郢都在其界內東連兗豫西引關
中帶甲百萬觀釁而動中策也舉三荆之地庇身於梁功名皆
去下策也勝笑而不應宇文泰以前秦州刺史駱超爲大都督

將輕騎一千赴洛又遣楊荐與長史宇文側出關候接

胡氏曰候接魏

也丞相歡召其弟定州刺史琛使守晉陽勒兵南出以高敖曹

爲前鋒秦亦移檄州郡數歡罪惡自將大軍發高平前軍屯宏

農勝軍於汝水

胡氏曰賀拔勝蓋出魯陽屯襄城界僅越境而止耳

秋七月己丑魏主親

勒兵十餘萬屯河橋以斛斯椿爲前驅陳於邙山之北椿請帥

精騎二千夜度河掩其勞弊魏主始然之黃門侍郎楊寬曰高

歡以臣伐君何所不至今假兵於人恐生他變椿若度河萬一

有功是滅一高歡生一高歡矣遂勅椿停行椿歎曰頃熒惑入

南斗今上信左右閒搆不用吾計豈天道乎秦謂左右曰高歡

數日行八九百里此兵家所忌當乘便擊之而主上以萬乘之

重不能度河決戰方緣津據守且長河萬里扞禦爲難若一處

得度大事去矣卽以大都督趙貴爲別道行臺自蒲反濟趣并

州胡氏曰別道而進遣大都督李賢將精騎一千赴洛陽胡氏曰以
迎魏主魏主使斛斯椿與長孫稚王斌之鎮虎牢長孫子彥鎮陝
賈顯智斛斯元壽鎮滑臺歡使相州刺史賀秦趣滑臺建州刺
史韓賢趣石濟泰與顯智遇於長壽津顯智陰約降於歡引軍
退魏主遣都督侯幾紹赴之戰於滑臺東顯智以軍降紹戰死
北中郎將田怙爲歡內應歡潛軍至野王魏主知之斬怙歡至
河北十餘里再遣使口申誠款不報丙午歡引軍渡河魏主問
計於羣臣或欲奔梁或云南依賀拔勝或云西就關中或云守
洛口死戰計未決斌之與椿爭權棄椿還給魏主云高歡兵已
至丁未遣使召椿還遂帥南陽王寶炬清河王寶廣陽王湛以
五千騎宿於瀍西南陽王別舍沙門惠臻負璽持千牛刀以從
眾知魏主將西出其夜亡者過半亶湛亦逃歸武衛將軍獨孤

信單騎追魏主魏主歎曰將軍辭父母捐妻子而來世亂識忠臣豈虛言也魏主西奔長安李賢遇於崤中已酉歡入洛陽舍於永甯寺遣領軍婁昭等追魏主請東還長孫子彥不能守陝棄城走敖曹帥勁騎追魏主至陝西不及魏主鞭馬長驚糗漿乏絕三二日閒從官唯飲澗水至湖城有王思村民以麥飯壺漿獻魏主悅復一村十年至稠桑潼關大都督毛鴻賓迎獻酒食從官始解飢渴八月甲寅丞相歡集百官謂曰爲臣奉主匡救危亂若處不諫爭出不陪從緩則耽寵爭榮急則委之逃竄臣節安在眾莫能對左僕射辛雄曰主上與近習圖事雄等不得預聞及乘輿西幸若卽追隨恐跡同佞黨畱待大王又以不從蒙責雄等進退無所逃罪歎曰卿等備位大臣當以身報國羣佞用事卿等當有一言諫爭乎使國家之事一朝至此罪欲

何歸乃收雄及開府儀同三司叱列延慶吏部尚書崔孝芬都
官尚書劉厥度支尚書楊機散騎常侍元士弼皆殺之孝芬子
司徒從事中郎猷聞行入關魏主使以本官奏門下事歡推司
徒清河王亶爲大司馬承制決事居尚書省宇文泰使趙貴梁
禦帥甲騎二千奉迎魏主循河西行謂禦曰此水東流而朕西
上若得復見洛陽親詣陵廟卿等功也魏主及左右皆流涕泰
備儀衛迎謁見於東陽驛免冠流涕曰臣不能式遏寇虐使乘
輿播遷臣之罪也魏主曰公之忠節著於遐邇朕以不德負乘
致寇今日相見深用厚顏方以社稷委公公其勉之將士皆呼
萬歲遂入長安以雍州廨舍爲宮大赦以泰爲大將軍雍州刺
史兼尚書令軍國之政咸取決焉別置二尚書分掌機事以行
臺尚書毛遐周惠達爲之時軍國草創二人積糧儲治器械簡

士馬魏朝賴之

按長壽津在渭臺東石濟津在延津東北宇文泰所謂一處得度大事去矣是也野王卽河內

縣河流在其南洛口在河內西南遼西則已至新安縣西峭中在永甯縣陝西陝州城西湖城又在陝州靈寶西今閿鄉縣其

西有稠桑驛東陽驛在渭南縣

賀拔勝之在荊州也表武衛將軍獨孤信爲大都督東魏旣取荊州魏以信爲都督三荊州諸軍事尙書右僕射東南道行臺大都督荊州刺史以招懷之蠻酋樊五能攻破淅陽郡以應魏東魏西荊州刺史辛纂欲討之行臺郎中李廣諫曰淅陽四面無民唯一城之地山路深險表裏羣蠻今少遣兵則不能制賊多遣則根本虛弱脫不如意大挫威名人情一去州城難保纂曰豈可縱賊不討廣曰今所憂在心腹何暇治疥癬聞臺軍不久應至公但約勒屬城使完壘撫民以待之雖失淅陽不足惜也纂不從遣兵攻之兵敗諸將因亡不返城民密召信信至武

陶東魏遣恆農太守田入能帥羣蠻拒信於淅陽又遣都督張
齊民以步騎三千出信之後信謂其眾曰今士卒不滿千人首
尾受敵若還擊齊民則土民必謂我退走必爭來邀我不如進
擊八能被之齊民自潰矣遂擊破八能乘勝襲穰城纂勒兵出
戰大敗還趣城門未及闔信令都督楊忠爲前驅忠叱門者曰
大軍已至城中有應爾等求生何不避走門者皆散忠帥眾入
城斬纂以徇城中懾服信分兵定三荆居半歲東魏遣高敖曹
侯景將兵奄至城下信兵少不敢與楊忠皆來奔

按三荆者今
魯山縣南陽

府鄧州也鄧在西故曰西荆
州淅陽又在西今淅川屬也

大同元年春正月東魏大行臺尙書司馬子如帥寶泰韓軌
等攻潼關魏丞相泰軍於霸上子如與軌回軍從蒲津宵濟攻
華州時修城未畢梯倚城外比曉東魏人乘梯而入刺史王羆

臥尚未起聞閣外匈匈有聲袒身露髻徒跣持白梃大呼而出東魏人見之驚卻罷逐至東門左右稍集合戰破之子如等遂引去胡氏曰兵以氣勢爲用兵之勇怯恃主帥以爲氣勢王羅中而能卻敵也按此華州非注所言鄭縣乃今同州也子如蓋聲言攻潼關而奮師從蒲津濟爾不然未破潼關何以至鄭縣之華州乎魏太和十一年以同州爲華州華山郡

二月東魏儀同三司婁昭等攻兗州樊子鵠使前膠州刺史嚴思達守東平昭攻拔之遂引兵圍瑕邨久不下昭以水灌城己丑大野拔見子鵠計事因斬其首以降始子鵠以眾少悉驅老弱爲兵子鵠死各散走諸將勸婁昭盡捕誅之昭曰此州不幸橫被殘賊跂望官軍以救塗炭今復誅之民將誰訴皆捨之按平郡今范縣瑕邨今滋陽以水以泗水也在城東

三月魏丞相秦以軍旅未息吏民勞弊命所司斟酌古今可以

便時適治者爲二十四條新制奏行之秦用武功蘇綽爲行臺
郎中居歲餘秦未之知也而臺中皆稱其能有疑事皆就決之
秦與僕射周惠達論事惠達不能對請出議之出以告綽綽爲
之區處惠達入白之秦稱善曰誰與卿爲此議者惠達以綽對
且稱綽有王佐之才秦乃擢綽爲著作郎秦與公卿如昆明池
觀漁行至漢故倉池顧問左右莫有知者秦召綽問之具以狀
對秦悅因問天地造化之始歷代興亡之迹綽應對如流秦與
綽並馬徐行至池竟不設網罟而還胡氏曰意在問遂留綽至
夜問以政事臥而聽之綽指陳爲治之要秦起整衣危坐不覺
膝之前席胡氏曰初臥而聽繼起而整衣危坐久而不覺膝遂
達曙不厭詰朝謂周惠達曰蘇綽真奇士吾方任之以政卽拜
大行臺左丞參典機密自是寵遇日隆綽始制文按程式朱出

墨入及計帳戶籍之法

胡氏曰計帳者計來歲課役之大數以報度支戶籍者戶口之籍

後人

多遵用之

胡氏曰世有有爲之主必有能者出爲之用若謂天下無才吾不信也

二年

春正月甲子東魏丞相歡自將萬騎襲魏夏州身不火

食四日而至縛稍爲梯夜入其城擒刺史斛拔俄彌突因而用

之留都督張瓊將兵鎮守遷其部落五千戶以歸魏靈州刺史

曹泥與其塔涼州刺史普樂劉豐復叛降東魏魏人圍之水灌

其城不沒者四尺東魏丞相歡發阿至羅三萬騎徑度靈州繞

出魏師之後魏師退歡帥騎迎泥及豐拔其遺戶五千以歸

胡氏曰高歡豈不欲與宇文弼以豐爲南汾州刺史按水灌靈州

州故雖難之長不及馬腹也

東魏勃海世子澄年十五爲大行臺并州刺史求入鄴輔朝政

丞相歡不許丞相主簿孫舉爲之請乃許之二月丁酉以澄爲

尚書令加領軍京畿大都督魏胡雖聞其器識猶以年少期之
既至用法嚴峻事無凝滯中外震肅引并州別駕崔暹爲左丞
吏部郎親任之司馬子如高季式召孫舉劇飲醉甚而卒丞相
歡親臨其喪子如叩頭請罪歡曰卿折我右臂爲我求可代者
子如舉中書郎魏收歡以收爲主簿他日歡謂季式曰卿欲殺
我孫主簿魏收治文書不如我意司徒官稱一人謹密者爲誰
季式以司徒記室陳元康對曰是能夜中問書快吏也召之一
見卽授大丞相功曹掌機密遷大行臺都官郎時軍國多務元
康問無不知歡或出臨行畱元康在後馬上有所號令九十餘
條元康屈指數之盡能記憶與功曹趙彥深同知機密時人謂
之陳趙而元康勢居趙前性又柔謹歡甚親之曰如此人誠難
得天賜我也彥深名隱以字行

三年 東魏丞相歡督諸軍伐魏遣司徒高敖曹趣上洛大都

督竇泰趣潼關歡軍蒲坂造三浮橋欲度河魏丞相泰軍廣陽謂諸將曰賊倚吾三面作浮橋以示必度此欲綴吾軍使竇泰得西入耳歡自起兵以來竇泰常爲前鋒其下多銳卒屢勝而驕今襲之必克克泰則歡不戰自走矣諸將皆曰賊在近捨而襲遠脫有蹉跌悔何及也不如分兵禦之丞相泰曰歡再攻潼關吾軍不出霸上今大舉而來謂吾亦當自守有輕我之心乘此襲之何患不克賊雖作浮橋未能徑度不過五日吾取竇泰必矣行臺左丞蘇綽中兵參軍代人達奚武亦以爲然庚戌丞相泰還長安諸將意猶異同丞相泰隱其計以問族子直事郎中深深曰竇泰歡之驍將今大軍攻蒲坂則歡拒守而泰救之吾表裏受敵此危道也不如選輕銳潛出小關竇泰躁急必來

決戰歡持重未卽救我急擊秦必可擒也擒秦則歡勢自沮回
師擊之可以決勝丞相秦喜曰此吾心也乃聲言欲保隴右辛
亥謁魏主而潛軍東出癸丑旦至小關竇秦猝聞軍至自風陵
度丞相秦出馬牧澤擊竇秦大破之士眾皆盡竇秦自殺傳首
長安丞相歡以河冰薄不得赴救撤浮橋而退儀同薛孤延爲
殿一日斫十五刀折乃得免丞相秦亦引軍還高敖曹自商山
轉關而進所向無前遂攻上洛郡人泉岳及弟猛略與順陽人
杜窋等謀翻城應之洛州刺史泉企知之殺岳及猛略窋走歸
敖曹敖曹以爲鄉導而攻之敖曹被流矢通中者三殞絕良久
復上馬免胄巡城企固守旬餘二子元禮仲遵力戰拒之仲遵
傷目不堪復戰城遂陷企見敖曹曰吾力屈非心服也敖曹以
杜窋爲洛州刺史敖曹創甚曰恨不見季式作刺史丞相歡聞

之卽以季式爲濟州刺史敖曹欲入藍田關歡使人告曰竇秦

軍沒人心恐動宜速還路險賊盛拔身可也敖曹不忍棄眾力

戰全軍而還

按廣陽在今同州府時竇秦猶在潼關故宇文泰云然小關胡氏云在潼關之左唐時謂之禁谷按

今在關南一里風陵度在潼關大河北馬牧津在潼關縣南上洛今商州

九月丞相歡將出兵拒魏杜弼請先除內賊歡問內賊爲誰弼

曰諸勳貴掠奪百姓者是也歡每號令軍士常令丞相屬張華

原宣旨其語鮮卑則曰漢民是汝奴夫爲汝耕婦爲汝織輸爾

粟帛令汝溫飽汝何爲陵之其語華人則曰鮮卑是汝作客得

汝一斛粟一匹絹爲汝擊賊令汝安甯汝何爲疾之

胡氏曰史言高歡雜

用夷夏有術時鮮卑共輕華人唯憚高敖曹歡號令將士常鮮卑

語敖曹在列則爲之華言敖曹返自上洛歡復以爲軍司大都

督統七十六都督以司空侯景爲西道大行臺與敖曹及行臺

任祥御史中尉劉貴豫州刺史堯雄冀州刺史万俟洛同治兵於虎牢

閏月東魏丞相歡將兵二十萬自壺口趣蒲津使高敖曹將兵三萬出河南時關中饑魏丞相泰所將將士不滿萬人館穀於恆農五十餘日聞歡將濟河乃引兵入關敖曹遂圍恆農歡右長史薛琬言於歡曰西賊連年饑饉故冒死來入陝州欲取倉粟今敖曹已圍陝城粟不得出但置兵諸道勿與野戰比及麥秋其民自應餓死寶炬黑獺何憂不降願勿度河侯景曰今茲舉兵形勢極大萬一不捷猝難收斂不如分爲二軍相繼而進前軍若勝後軍全力前軍若敗後軍承之歡不從自蒲津濟河秦遣使戒華州刺史王黑龍語使者曰老黑當道臥貉于那得過歡至馮翊城下謂黑龍曰何不早降黑龍大呼曰此城是王黑龍家

死生在此欲死者來歡知不可攻乃涉洛軍於許原西秦至渭南徵諸州兵皆未會欲進擊歡諸將以眾寡不敵請待歡更西以觀其勢秦曰歡若至長安則人情大擾今及其遠來新至可擊也卽造浮橋於渭令軍士齎三日糧輕騎度渭輜重自渭南夾渭而西冬十月壬辰秦至沙苑距東魏軍六十里諸將皆懼宇文深獨賀秦問其故對曰歡鎮撫河北甚得眾心以此自守未易可圖今懸師渡河非眾所欲獨歡恥失寶秦懷諫而來所謂忿兵胡氏曰漢魏相曰爭恨細故不可一戰擒也事理昭然何爲不賀願假深一節發王羅之兵邀其走路使無遺類秦遣須昌縣公達奚武視歡軍武從三騎皆效歡將士衣服日暮去營數百步下馬潛聽得其軍號因上馬厯營若警夜者有不如法往往撻之具知敵之情狀而還歡聞秦至引兵會之候騎告

歡軍且至秦召諸將謀之開府儀同三司李弼曰彼眾我寡不

可平地置陳此東十里有渭曲可先據以待之秦從之背水東

西爲陳弼爲右拒趙貴爲左拒命將士皆偃戈於葦中約聞鼓

聲而起晡時東魏兵至渭曲都督斛律光舉曰黑獺舉國而來

欲一死決

胡氏曰言欲盡死力戰以決勝負

譬如獺狗或能噬人且渭曲葦深

土濇無所用力不如緩與相持密分精銳徑掩長安巢穴既傾

則黑獺不戰成擒矣

胡氏曰使斛律光舉之計行西魏殆哉

歎曰縱火焚之何如

侯景曰當生擒黑獺以示百姓若眾中燒死誰復信之彭樂盛

氣請闕曰我眾賊寡百人擒一何憂不克歡從之東魏兵望見

魏兵少爭進擊之無復行列

胡氏曰史言東魏將士皆恃眾輕敵故敗

兵將交秦鳴

鼓士皆奮起于謹等六軍與之合戰李弼帥鐵騎橫擊之

胡氏曰時

東魏之師萃於左拒于謹等與之東魏兵中絕爲二遂大破之

合戰李弼引右拒之騎兵橫擊之

卷之三

四

卷之三

梁

弼弟樹身小而勇每躍馬陷陳隱身鞍甲之中敵見皆曰避此小兒秦歎曰膽決如此何必八尺之軀征虜將軍耿令貴殺傷多甲裳盡赤秦曰觀其甲裳足知令貴之勇何必數級樂乘醉深入魏陳魏人刺之腸出內之復戰歡欲收兵更戰使張華原以簿歷營點兵莫有應者還白歡曰眾盡去營皆空矣歡猶未肯去阜城侯斛律金曰眾心離散不可復用宜急向河東歡據鞍未動金以鞭拂馬乃馳去夜度河船去岸遠歡跨橐駝就船乃得度喪甲士八萬人棄鎧仗十有八萬秦追歡至河上選留甲士二萬餘人餘悉縱歸都督李穆曰高歡破膽矣速追之可獲秦不聽胡氏曰沙苑之戰宇文泰不敢乘勝追高歡即山之而不足以還軍渭南所徵之兵甫至乃於戰所人植柳一株以旌武功景言於歡曰黑獺新勝而驕必不爲備願得精騎二萬

徑往取之歡以告婁妃妃曰設如其言景豈有還理得黑獺而
失景何利之有歡乃止魏加丞相泰柱國大將軍李弼十二將
皆進爵增邑有差敖曹聞歡敗釋恒農退保洛陽按壺口山在
苑在大荔縣
南接乾邑界

己酉魏行臺宮景壽等向洛陽東魏洛州大都督韓賢擊走之
州民韓木蘭作亂賢擊破之一賊匿尸間賢自按檢收鎧仗賊
歛起斫之斷脛而卒魏復遣行臺王季海與獨孤信將步騎二
萬趣洛陽洛州刺史李顯趣三荆賀拔勝李弼圍蒲坂東魏丞
相歡之西伐也蒲坂民敬珍謂其從祖兄祥曰高歡迫逐乘輿
天下忠義之士皆欲剗刃於其腹今又稱兵西上吾欲與兄起
兵斷其歸路此千載一時也祥從之糾合鄉里數日有眾萬餘
會歡自沙苑敗歸祥珍帥眾邀之斬獲甚眾賀拔勝李弼至河

東祥珍帥猗氏等六縣十餘萬戶歸之丞相秦以珍爲平陽太

守祥爲行臺郎中

西魏洛州治上洛今商州猗氏縣屬蒲州府

東魏秦州刺史薛崇禮守蒲坂別駕薛善崇禮之族弟也言於崇禮曰高歡有逐君之罪善與兄忝衣冠緒餘世荷國恩今大軍已臨而猶爲高氏固守一旦城陷函首送長安署爲逆賊死有餘愧及今歸款猶爲愈也崇禮猶豫不決善與族人斬關納魏師崇禮出走追獲之丞相秦進軍蒲坂略定汾絳凡薛氏預開城之謀者皆賜五等爵善曰背逆歸順臣子常節豈容闔門大小俱叨封邑與其弟慎固辭不受東魏行晉州事封祖業棄城走儀同三司薛脩義追至洪洞說祖業還守祖業不從脩義還據晉州安集固守魏儀同三司長孫子彥引兵至城下脩義開門伏甲以待之于彥不測虛實遂退走丞相歡以脩義爲晉

州刺史

汾州卽吉州絳州卽今絳州洪洞縣今屬平陽府晉州卽平陽府也

獨孤信至新安高敖曹引兵北度河信逼洛陽洛州刺史廣陽王湛棄城歸鄴信遂據金墉城孝武之西遷也散騎常侍河東裴寬謂諸弟曰天子旣西吾不可以東附高氏帥家屬逃於大石嶺獨孤信入洛乃出見之時洛陽荒廢人士流散惟河東柳蚪在陽城裴諏之在潁川信俱徵之以蚪爲行臺郎中諏之爲開府屬東魏潁州長史賀若統執刺史田迄舉城降魏魏都督梁迥入據其城前通直散騎侍郎鄭偉起兵陳畱攻東魏梁州執其刺史鹿永吉前大司馬從事中郎崔彥穆攻滎陽執其太守蘇淑與廣州長史劉志皆降於魏偉先護之子也丞相泰以偉爲北徐州刺史彥穆爲滎陽太守

新安縣屬河南府大石嶺在洛陽縣南陽城今登封

縣潁川今許州潁州今長葛縣廣州今魯山縣梁州今開封府

十一月東魏行臺任祥帥督將堯雄趙育是云竇攻潁川丞相
秦使大都督宇文貴樂陵公遼西怡峯將步騎二千救之軍至
陽翟雄等軍已去潁川三十里祥帥眾四萬繼其後諸將咸以
爲彼眾我寡不可爭鋒貴曰雄等謂吾兵少必不敢進彼與任
祥合兵攻潁川城必危矣若賀若統陷沒吾輩坐此何爲今進
據潁川有城可守又出其不意破之必矣遂疾趨據潁川背城
爲陳以待雄等至合戰大破之雄走趙育請降俘其士卒萬餘
人悉縱遣之任祥聞雄敗不敢進貴與怡峯乘勝逼之祥退保
苑陵貴追及擊之祥軍大敗是云竇殺其陽州刺史那椿以州
降魏魏以貴爲開府儀同三司是云竇趙育爲車騎大將軍都
督武陵章孝寬攻東魏豫州拔之執其行臺馮邕孝寬名叔裕

以字行

陽翟今禹州苑陵今新
鄭縣陽州今宜陽縣

東魏濟州刺史高季式有部曲千餘人馬八百匹鎧仗皆備濮陽民杜靈椿等爲盜聚眾近萬人攻城剽野十二月季式遣騎三百一戰擒之又擊陽平賊路文徒等悉平之於是遠近肅清或謂季式曰濮陽陽平乃畿內之郡不奉詔命又不侵境何急而使私軍遠戰萬一失利豈不獲罪乎季式曰君何言之不忠也我與國家同安共危豈有見賊而不討乎且賊知臺軍猝不能來又不疑外州有兵擊之乘其無備破之必矣以此獲罪吾亦無恨

按濟州今東昌府濮陽在開州西南陽平今莘縣也

四年 秋七月東魏侯景高敖曹等圍魏獨孤信於金墉太師歡帥大軍繼之景悉燒洛陽內外官寺民居存者什二三魏主將如洛陽拜園陵會信等告急遂與丞相泰俱東命尙書左僕射周惠達輔太子欽守長安開府儀同三司李弼車騎大將軍

達奚武帥千騎爲前驅八月庚寅丞相泰至穀城侯景等欲整陣以待其至儀同三司太安莫多婁貸文請帥所部擊其前鋒景等固止之貸文勇而專不受命與可朱渾道元以千騎前進夜遇弼武於孝水弼命軍士鼓譟曳柴揚塵貸文走弼追斬之道元單騎獲免悉俘其眾送恆農泰進軍渥東景等夜解圍去辛卯泰率輕騎追景至河上景爲陳北據河橋南屬卽山胡氏曰景道陳北據河橋者慮兵有利鈍先保固其北歸之路也南屬卽山可以見其兵多矣景軍參用馬步其置陳堅固宇文泰以輕騎來見其陳勢如此敵兵不進與泰合戰泰馬中流矢驚逸遂可也遂前合戰亦屢勝而驕耳與泰合戰泰馬中流矢驚逸遂失所之泰墜地東魏兵追及之左右皆散都督李穆下馬以策扶泰背罵曰籠東軍士爾曹主何在而獨留此追者不疑其貴人捨之而過穆以馬授泰與之俱逸魏兵復振擊東魏兵大破之東魏兵北走高敖曹意輕泰建旗蓋以陵陳魏人盡銳攻之

一軍皆沒。赦曹單騎走投河陽南城。守將高永樂與赦曹有怨。閉門不受。赦曹仰呼求繩。不得。拔刀穿闔。未徹。而追兵至。赦曹伏橋下。追者見其從奴持金帶。問赦曹所在。奴指示之。赦曹知不免。奮頭曰。來與汝開國公。胡氏曰。言得其頭。西魏將以開國賞之也。追者斬其首。去。歡聞之。如喪肝膽。杖永樂二百。贈赦曹太師。大司馬。太尉。泰賞殺赦曹者布絹萬段。歲歲稍與之比。及周亡。猶未能足。魏又殺東魏西兗州刺史宋顯等虜甲士萬五千人。赴河死者以萬數。初。歡以万俟普尊老特禮之。嘗親扶上馬。其子洛免冠稽首曰。願出死力以報深恩。及邙山之戰。諸軍北度橋。洛獨勒兵不動。謂魏人曰。万俟受洛干在此。能來可來也。魏人畏之而去。歡名其所營地爲回洛。是日東西魏置陳。旣大。首尾懸遠。從旦至未戰。數十合。氛霧四塞。莫能相知。魏獨孤信李遠居右。趙貴怡。

峯居左戰並不利又未知魏主及丞相秦所在皆棄其卒先歸李虎念賢等爲後軍見信等退卽與俱去秦由是燒營而歸畱長孫子彥守金墉王思政下馬舉長稍左右橫擊一舉輒踣數人陷陳旣深從者盡死思政被重創悶絕會日暮敵亦收兵思政每戰常著破衣弊甲敵不知其將帥故得免帳下督雷五安於戰處哭求思政會其已蘇割衣裹創扶思政上馬夜久始得還營平東將軍蔡祐下馬步鬪左右勸乘馬以備倉猝祐怒曰丞相愛我如子今日豈惜生乎帥左右十餘人合聲大呼擊東魏兵殺傷甚眾東魏圍之十餘重祐彎弓持滿四面拒之東魏人募厚甲長刀者直進取之去祐可三十步左右勸射之祐曰吾曹之命在此一矢豈可虛發將至十步祐乃射之應弦而倒東魏兵稍卻祐徐引還魏主至恆農守將已棄城走所虜降卒

在恆農者相與閉門拒守丞相秦攻拔之誅其魁首數百人祐
追及秦於恆農夜見秦秦曰承先爾來吾無憂矣秦驚不得寢
枕祐股然後安祐每從秦戰常爲士卒先戰還諸將皆爭功祐
終無所言秦每歎曰承先口不言勳我當代其論敘秦畱思政
鎮恆農除侍中東道行臺魏之東伐關中畱守兵少前後所虜
東魏士卒散在民間聞魏兵敗謀作亂李虎等至長安計無所
出與太尉王盟僕射周惠達等奉太子欽出屯渭北百姓互相
剽掠關中大擾於是沙苑所虜東魏都督趙青雀雍州民于伏
德等遂反據長安子城伏德保咸陽與咸陽太守慕容思慶各
收降卒以拒還兵扶風公王黶鎮河東大開城門悉召軍士謂
曰今聞大軍失利青雀作亂諸人莫有固志王黶受委於此以
死報恩有能同心者可共固守必恐城陷任自出城眾感其言

皆無異志魏主畱閭鄉丞相泰以士馬疲弊不可速進且謂青雀等烏合不能爲患通直散騎常侍吳郡陸通諫曰賊逆謀久定必無遷善之心蜂蠆有毒安可輕也且賊詐言東寇將至今若以輕騎臨之百姓謂爲信然益當驚擾今軍雖疲弊精銳尙多以明公之威總大軍以臨之何憂不克泰從之引兵西入父老見泰至莫不悲喜士女相賀華州刺史宇文導引兵入咸陽斬思慶禽伏德南度渭與秦會攻青雀破之東魏太師歡自晉陽將七千騎至孟津未濟聞魏師已遁遂濟河遣別將追魏師至峭不及而還歡攻金墉長孫子彥棄城走焚城中室屋俱盡歡毀金墉而還

穀城縣西臨穀水在今洛陽縣西孝水在其城南

云在河橋南岸同洛故城在孟縣南洛陽北子城古者城內

有小城卽子城一日金城大城外城也峭卽二峭在永甯縣

初魏伊川土豪李長壽爲防蠻都督積功至北華州刺史孝武

帝西遷長壽帥其徒拒東魏魏以長壽爲廣州刺史侯景攻拔其壁殺之其子延孫復收集父兵以拒東魏魏之貴臣廣陵王欣錄尚書長孫稚等皆攜家往依之延孫資遣衛送使達關中東魏高歡患之數遣兵攻延孫不能克魏以延孫爲京南行臺節度河南諸軍事廣州刺史延孫以澄清伊洛爲己任魏以延孫兵少更以長壽之婿京兆韋法保爲東洛州刺史配兵數百以助之既至與延孫連兵置柵於伏流獨孤信之入洛陽也欲繕修宮室使外兵郎中權景宣帥徒兵三千出採運會東魏兵至河南皆叛景宣聞道西走與延孫相會攻孔城拔之洛陽以南尋亦西附丞相泰卽畱景宣守張白塢節度東南諸軍應關西者是歲延孫爲其長史楊伯蘭所殺法保卽引兵據延孫之柵東魏將段琛等據宜陽遣陽州刺史牛道恆誘魏邊民魏南

兗州刺史韋孝寬患之乃詐爲道恆與孝寬書論歸款之意使
謀人造之於琛營琛果疑道恆孝寬乘其猜阻出兵襲之擒道
恆及琛峭澗遂清東道行臺王思政以玉壁險要請築城自恆
農徙鎮之詔加都督汾晉并州諸軍事并州刺史行臺如故伊
郡今爲縣北華州在杏城此猶韋孝寬之刺南兗州蓋虛街也
益卽爲縣盧氏之山民也廣州卽魯山縣亦嶽州也東洛州河
南府也伏流故縣在洛陽縣南張白塢在宜陽縣西北陽州卽宜
所出也孔城防在洛陽縣南張白塢在宜陽縣西北陽州卽宜
陽也峭謂二峭澗謂澗池玉壁城在今獲山縣南十
二里有峭澗所以保潼關有玉壁所以保蒲津關

七年 魏丞相泰欲革易時政爲疆國富民之法大行臺度支
尚書兼司農卿蘇綽盡其智能贊成其事減官員置二長并置
屯田以資軍國又爲六條詔書九月始奏行之一曰清心二曰
敦教化三曰盡地利四曰擢賢良五曰恤獄訟六曰均賦役秦
甚重之嘗置諸坐右又令百司習誦之其牧守令長非通六條

及計帳不得居官

東魏丞相歡以諸州調絹不依舊式民甚苦之奏令悉以四十尺爲匹魏自喪亂以來農商失業六鎮之民相帥內徙就食齊晉歡因之以成霸業東西分裂連年戰爭河南州郡鞠爲茂草公私困竭民多餓死歡命諸州濱河及津梁皆置倉積穀以相轉漕供軍旅備饑饉又於幽瀛滄青四州傍海煮鹽軍國之費幾得周贍至是東方連歲大稔穀斛至九錢山東之民稍復蘇息矣

胡氏曰史言高歡於兵荒之餘能舒民力

九年東魏御史中尉高仲密出爲北豫州刺史二月以虎牢叛降魏魏丞相泰帥諸軍以應仲密以太子少傅李遠爲前驅至洛陽遣開府儀同三司于謹攻柏谷拔之三月圍河橋南城東魏丞相歡將兵十萬至河北泰退軍灤上縱火船於上流以

燒河橋解律金使行臺郎中張亮以小艇百餘載長鎖伺火船
將至以釘釘之引鎖向岸橋遂獲全歡度河據卽山爲陳不進
者數日秦畱輜重於漚曲夜登卽山以襲歡候騎白歡曰賊距
此四十餘里蓐食乾飯而來歡曰自當渴死乃正陣以待之胡氏曰欲堅陣以待之待戊申黎明秦軍與歡軍遇東魏彭樂以
其疲渴而後戰故云然數千騎爲右甄衝魏軍之北垂所向奔潰遂馳入魏營人告彭
樂叛歡甚怒俄而西北塵起樂使來告捷諸將乘勝擊魏大破
之斬首三萬餘級歡使樂追秦秦窘謂樂曰汝非彭樂耶癡男
子今日無我明日豈有汝耶何不急還營收汝金寶樂從其言
獲秦金帶一囊以歸言於歡曰黑獺漏刃破膽矣歡雖喜其勝
而怒其失秦令伏諸地親捽其頭連頓之並數以沙苑之敗舉
刃將下者三噤齡良久樂曰乞五千騎復爲王取之歡曰汝縱

之何意而言復取耶命取絹三千匹壓樂背因以賜之明日復
戰秦爲中軍中山公趙貴爲左軍領軍若于惠等爲右軍中軍
右軍合驛東魏大破之悉俘其步卒歡失馬赫連陽順下馬以
授歡歡上馬走從者步騎七人追兵至親信都督尉興慶曰王
速去興慶腰有百箭足殺百人歡曰事濟以爾爲懷州刺史若
死用爾子興慶曰兒少願用兄歡許之興慶拒戰矢盡而死東
魏軍士有逃奔魏者告以歡所在秦募勇敢三千人皆執短兵
配大都督賀拔勝以攻之勝識歡於行間執槊與十三騎逐之
馳數里槊刃垂及因字之曰賀六渾賀拔破胡必殺汝歡氣殆
絕河州刺史劉洪徽從傍射勝中其二騎武衛將軍段韶射勝
馬斃之比副馬至歡已逸去勝歎曰今日不執弓矢天也魏南
郢州刺史耿令貴大呼獨入敵中鋒刃亂下人皆謂已死俄奮

刀而還如是數四當令貴前者死傷相繼乃謂左右曰吾豈樂殺人壯士除賊不得不爾若不能殺賊又不爲賊所傷何異逐坐人也左軍趙貴等五將戰不利東魏兵復振泰與戰又不利會日暮魏兵遂遁東魏兵追之獨孤信于謹收散卒自後擊之追兵驚擾魏諸軍由是得全若于惠夜引去東魏兵追之惠徐下馬顧命廚人營食食畢謂左右曰長安死此中死有以異乎乃建旗鳴角收散卒徐還追騎疑有伏兵不敢逼泰遂入關屯渭上歡進至陝泰遣開府儀同三司達奚武等拒之行臺郎中封子綸言於歡曰混壹東西正在今日昔魏太祖平漠中不乘勝取巴蜀失在遲疑後悔無及願大王不以爲疑歡深然之集諸將議進止咸以爲野無青草人馬疲瘦不可遠追陳元康曰兩雄交爭歲月已久今幸而大捷天授我也時不可失當乘勝

追之獸曰若遇伏兵孤何以濟元康曰王前沙苑失利彼尙無
伏今奔敗若此何能遠謀若捨而不追必成後患歡不從使劉
豐生將數千騎追秦遂東歸秦召王思政於玉壁將使鎖虎牢
未至而秦敗乃使守恆農思政入城令開門解衣而臥慰勉將
士示不足畏後數日豐生至城下憚之不敢進引軍還思政乃
修城郭起樓櫓營農田積芻粟由是恆農始有守禦之備丞相
秦求自貶魏主不許是役也魏諸將皆無功唯耿令貴與太子
武衛率王胡仁都督王文達力戰功多秦欲以雍岐北雍三州
授之以州有優劣使探籌取之仍賜胡仁名勇令貴名豪文達
名傑用彰其功於是廣募關隴豪右以增軍旅高仲密之將叛
也陰遣人扇動冀州豪傑使爲內應東魏遣高隆之馳驛慰撫
由是得安高澄密書與隆之曰仲密枝黨與之俱西者宜悉收

其家屬以懲將來隆之以爲恩旨既行理無追改若復收治示民不信脫致驚擾所虧不細乃啓丞相歡而罷之

柏谷疑在洛陽縣西北

十一年夏六月上遣交州刺史楊暕討李賁以陳霸先爲司

馬命定州刺史蕭勃會暕於西江勃知軍士憚遠役因詭說留

暕集諸將問計霸先曰交趾叛換罪由宗室遂使溷亂數州

逋誅累歲定州欲偷安目前不顧大計節下奉辭伐罪當死生

以之豈可逗撓不進長寇沮眾也遂勒兵先發暕以霸先爲前

鋒至交州賁帥眾三萬拒之敗於朱鳶又敗於蘇歷江口賁奔

嘉甯城諸軍圍之

定州南定州也今貴縣朱鳶在交州西南蘇歷江卽水經注之次一水在朱鳶西嘉甯城

又在其西北皆在今越南國中